

冷廬醫話

上

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三集

雜著類乙  
醫話叢刊之一

冷

廬

醫

話

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冷廬醫話提要

清陸以湑著。以湑字定圃。桐鄉人。先生前有冷廬雜識。刊印行世。識中所採醫學家言。正復不少。又著再續名醫類案十二卷。吾越何氏尙有鈔藏。至今尙未刊行。惟冷廬醫話五卷。烏程龐元澂於光緒二十三年刊行。其卷一首論醫範。醫鑑。慎疾。保生。慎藥。求醫。診法。用藥。其卷二論古人。今人。古書。今書。卷三四五論病。則專以辨證爲主。凡述一證。必推究其虛實原委。而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鑿。自序謂。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噫。豈易言歟。余以醫話之尤裨於世也。爰爲重校。圈點付印。

# 自序

醫理至深。豈易言哉。抑自軒岐以來。代不乏人。既已詳且盡矣。又奚待言。矧余小子。學疏識庸。莫究要妙。不亦可已於言乎。雖然。言必窮乎理之奧。則誠不能以幾及。若惟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又何必不言。於是涉獵之餘。隨筆載述。聊以自娛。意淺而辭瑣。殆所謂言之無文者歟。夫言之不能文。猶之可也。言而或悖於理。則言適足以招尤矣。是用不敢晦匿。求當代君子教正焉。

咸豐八年十二月陸以湑書於杭州學廡之冷廬

# 冷廬醫話目錄

## 卷一

醫範	.....	一
醫鑑	.....	六
慎疾	.....	一二
保生	.....	一四
慎藥	.....	一八
求醫	.....	二五
診法	.....	二八
脈	.....	二八
用藥	.....	三三

---

古人	.....	一
今人	.....	五
古書	.....	一六
今書	.....	二四

## 卷二

形體	.....	一
中風	.....	二
傷寒	.....	三
陰症陽症	.....	四
暑	.....	六
暑風	.....	八

霍亂轉筋	九
熱	一一
熱入心胞	一三
疫	一四
痧	一七
瘧	一九
三陰瘧	二一
痢	二一
瀉	二四
疝	二四
咳嗽	二五
噎	二六
吐	二九
頭痛	二九

卷四

脅痛	三〇
腹痛	三〇
肝病	三一
七情	三一
不寐	三三
吐血	一
諸血	三
汗	四
疸	五
腫	五
消	七
傷食	七

卷五

邪祟	.....	八
癘	.....	九
耳	.....	一
目	.....	二
喉	.....	四
舌	.....	五
齒	.....	七
腿	.....	八
雜病	.....	〇
婦科	.....	二
胎產	.....	五
乳	.....	〇

幼科	.....	一
痘	.....	三
疖	.....	四
外科	.....	六
疔	.....	一
鍼灸	.....	二
藥品	.....	二
食忌	.....	七
酒	.....	八
鴉片煙	.....	九
雜方	.....	〇
質正	.....	六

#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湑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 卷一

### 醫範

徐氏醫統云。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卽今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卽今修養家導引按摩嚙也。納是次祝由科。經曰移精變氣者可祝由而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類經云。醫術十三科曰大方脈曰婦人曰傷寒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失其傳。二說微不同。而太醫院所設十三科則與類經之說同。詳見明史。余接近有專業耳科者。是又



在諸科之外矣。

錢塘名醫金潤。寔瑩珂。治極難險症。從容處之。常云。古之名醫者。曰和曰緩。倉遽奚爲耶。此語可爲俗醫鍼砭。

五世之醫。北齊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國朝有陳治。華亭三世之醫。宋張杲。陳自明。倪維德。陸士龍爲最著。近代亦多世其業者。青浦北簞山何自元。至今已二十四世矣。

張子和云。古人以醫爲師。故醫之道行。今以醫譬奴。故醫之道廢。有志之士。恥而不學。病者亦不擇精粗。一概待之。常見官醫迎送長吏。馬前唱喏。真可羞也。由是博古通今者少。而師傅遂絕。吁。醫官馬前唱喏。乃以爲可羞乎。今之官趨承上司。可羞之端。更有甚於此者。而况於醫乎。山陰陳載庵爲其邑令。治病獲瘳。將薦之上司。使爲醫官於郡中。力辭。將著之勳籍。使棄醫而爲官。又力辭。此真過人遠矣。醫人每享高齡。約略數之。如魏華陀年百餘。吳普九十餘。晉葛洪八十一。北齊徐之才八十。北周姚僧垣八十五。許智莊八十。唐孫思邈百餘。甄權百三。孟詵九十。三。宋錢乙八十二。金李慶嗣八十餘。成無已九十餘。元朱震亨七十八。明戴原禮

八十二。汪機七十七。張介賓七十八。近代徐靈胎大椿七十九。葉天士桂八十。蓋既精醫學。必能探性命之旨。審頤養之宜。而克葆天年也。

葉天士治金某患嘔吐者數年。用泄肝安胃藥年餘幾殆。徐靈胎診之。謂是蓄飲。

爲製一方。病立已。見徐批臨證指商薛生白治蔡輔宜夏日自外歸。一蹶不起。氣息奄然。

口目皆閉。六脈俱沈。少妾泣於傍。親朋議後事。謂是痰厥。不必書方。且以獨參湯

灌。衆相顧莫敢決。有符姓者。常熟人。設醫肆於楓橋。因邀之入視。符曰。中暑也。參

不可用。當服清散之劑。衆以二論相反。又相顧莫敢決。其塾師馮在田曰。吾聞六

一散能祛暑邪。盍先試之。皆以爲然。卽以葦管灌之。果漸蘇。符又投以解暑之劑。

病卽霍然。見徐晦堂聽雨軒雜記夫葉薛爲一代良醫。猶不免有失。况其他乎。知醫之不可

爲矣。然如符姓。素無名望。而能治良醫誤治之疾。則醫固不可爲而可爲也。

震澤吳曉鈺茂才。劍森言乾隆間。吳門大疫。郡設醫局以濟貧者。諸名醫日一造

也。有更夫某者。身面浮腫。徧體作黃白色。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診其脈。揮之去。

曰。水腫已劇。不治。病者出。而葉天士至。從肩輿中遙視之。曰。爾非更夫耶。此熱驅

蚊帶受毒所致。二劑可已。遂處方與之。薛爲之失色。因有掃葉莊踏雪齋之舉。二

人以盛名相軋。蓋由於此。其說得之吳中醫者顧某。顧得之其師。其師蓋目擊云。徐靈胎名醫不可爲論。謂名醫聲價甚高。輕證不卽延治。必病勢危篤。醫皆束手。然後求之。於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如知病之必死。示以死期而辭去。猶可免責。若猶有一綫生機。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於心不安。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此蓋現身說法。猶爲真名醫言也。若獲虛名之時。醫既無實學。又切貪心。凡來求診。無不診視。其以重幣招致者。臨證猶或詳慎。鄰近里閭之間。尋常酬應。惟求迅速了事。漫不經心。余昔一弟一子。皆爲名醫。誤藥而卒。弟以瀕中秋節。玩月眠遲。次日惡寒發熱。誤謂用桂枝葛根防風等味。致內陷神昏。不知實伏暑證也。子寶章內風謔誤。謂外風而用全蠍牛黃等味。致由於匆匆診視。不暇細審病情也。是以爲名醫者。當自揣每日可診幾人。限以定數。苟逾此數。令就他醫。庶幾可從容診疾。盡心用藥。不至誤人性命。

揚州府志謂鄭重光之醫。克紹吳普。許叔微之脈。其不在滑壽下。江都縣志以入篤行傳。儀徵續志雖入方技。而但以泛辭譽之。太史公爲扁鵲司馬季主作傳。必詳述其技。蓋人以技傳。不詳其技。不如不錄其人也。此論最合著述之要。近代文

人爲醫家作傳。往往以虛辭稱揚。不能歷敘其治驗。卽敘治驗而不詳方案。皆未知紀述之體裁也。

王葑亭先生友亮。作葉天士小傳。謂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弟子禮甚恭。旣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衆美以成名。善哉。轉益多師是我師。藝之精不亦宜乎。

紹興府志載山陰金太常蘭之祖輅。精保嬰術。終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餘。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半襁惠耳。又山陰孫燮和。志切救世。專精歧黃。就醫者不論貧富。詳審精密。檢閱方書。幾廢食寢。此皆可以爲醫者法也。

醫非博物。不能治疑難之症。略舉二事以證之。粵東呂某女。爲後母尹氏所忌。佯愛之。親爲濯衣。潛以樟木磨如粉。入米漿糊女衣袴。女服之。搔癢不止。全身浮突。酷類麻瘋。延醫療治。經年不瘳。問名者絕踵不至。將送入瘋林。呂不忍。復請名醫程某治之。程察脈辨色。見其面無濁痕。手搔肌膚不輟。曰。此必衣服有毒所致。令取其衣滌之。漿澄水底。色黃黑而味烈。程曰。樟屑舂粉。壞人肌肉所致。此必爲浣

衣者所藥。非瘋也。棄其衣勿服。病自可已。如其言果然。呂詢得其情。遂出尹氏。東莞歐蘇見事  
竊樓騰覽余戚王氏女。徧體紅癩。痛癢不已。飲食爲減。延醫視之。以爲瘡也。治數  
旬不愈。後延名醫張夢廬治之。審視再四。曰。此必爲壁蝨所咬。毋庸醫也。歸閱帳  
枕等。檢棄壁蝨無數。果得瘳。

醫鑑

臨海洪虞鄰南沙文集曰。余家有經紀人。勞苦嘔血數升。延醫視之。用川連、人參、  
大黃。余詰之曰。旣補矣。又瀉之何也。答曰。古方所制者。因穢血未淨。故瀉之。余曰。  
是速之死也。亟命勿藥。老米粥。厚滋味。令寢食數日。不一旬而強健如故。蓋勞苦  
之人。未嘗享有飲食之美。數晨夕之安。得此勝於良藥多矣。其愈也固宜。又有輿  
夫素無疾。忽腰痛肚飽不食。醫進以大補藥。其夜腰痛益甚。腹大氣喘且死。翌日  
醫復視之曰。此中鬼箭也。藥物無所施。亟宜禳遣。余歎曰。奈何嫁罪於鬼哉。是中  
寒傷食者。飲以祛寒化食兩大劑。第三日其人擡轎如故。書之以告世之誤信庸  
醫者。余謂誤信庸醫。由於不諳方書。不能不求援於醫耳。所可恨者。爲醫而不深。

究醫理。強作解人。以致誤事而不自知也。

吳郡某醫。得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奉爲秘本。見其屢用麻黃湯。適治一女子熱病。無汗。謂是足太陽表證。投以麻黃服之。汗出不止而殞。蓋南人少真傷寒。凡熱病。無汗。以紫蘇、葱白、豆豉、薄荷等治之足矣。豈可泥古法乎。

朱子暮年脚氣發作。俞夢達薦醫士張修之診視云。須略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張執甚力。遂用其藥。初製黃耆、粟殼等服之。小效。遂用巴豆、三稜、莪茂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繼而大腑又秘結。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蔡九峰夢葬記詳載之。觀此知高年人治病。慎不可用攻藥也。

祥符縣醫生胡某。操技精良。當道皆慕名延致。都督某之女。與人私。偶感寒疾。招胡診之。胡謂此孕脈也。某曰。先生之言信乎。胡曰。非識之真。不敢妄言也。某乃呼女出。以刀剖其腹。視之信然。胡大駭。暈仆。良久始蘇。歸病數月即卒。胡之藝工矣。惜乎其不知顧忌也。

先祖秋哇公辛密縣時諗知此事。先生祖母顧太孺人恆爲以語言之。

近世醫者。能讀內經鮮矣。更有妄引經語。致成笑端者。如治不得寐。引半夏秫米

湯覆杯則臥。云是厭勝之法。令病者服藥後覆盞几上。謂可安臥。治脚疔。引膏梁之變。足生大疔。以爲確徵。不知足者能也。非專指足而言。又有治痺瘧證。以陰氣先傷。陽氣獨發。爲已任編之言。蓋未讀內經金匱。第見已任編有是語耳。疏陋若此。乃皆出於懸壺而知名者也。

醫貴專門。歛吳章侯太守端甫。攢花易簡良方中勸行醫說。言之甚爲切至。特錄之。古法行醫。各有專科。近見懸壺之輩。往往明日出道。今日從師。牌書內外兩師傳授。甚至兼治痧痘咽喉。探其根底。一無擅長。不過取門數之多。以博錢財。抑知賦質有限。何能兼善。病者不知。恆被貽誤。曾見有人患風痧。醫視爲漆咬而誤用清藥。又有患火焰疔者。醫視爲熱瘡而誤用發散諸品。幾致不治。此皆不專門故也。可不慎哉。

蘇州曹某狀修偉多鬣。醫名著一時。而聲價自高。貧家延請每不至。巨室某翁有女。待字閨中。因病遣僕延曹。僕素憎曹。給以女已出嫁。今孕數月矣。吳俗大家婦女避客。醫至則於牀幃中出手使診。曹按女脈。漫云是孕。翁大駭異。次日延醫至。使其子僞爲女診之。復云是孕。其子褰幃啓袴視之曰。我男也。而有孕乎。誣我猶

可。誣我妹不可恕也。叱僕毆之。并飲以糞。跪泣求免。乃薙其髻。以粉筆塗其面。縱之去。歸家謝客。半載不出。聲望頓衰。太湖濱瘍醫謝某。技精藥良。而居心貪譎。往往乘人之急。以爲利。鄰村某農母患疽。求治。以其貧拒之。疽潰遂死。某憤甚。謝有拳勇數十人。不能近。某持刀伏稻間。伺其出。突起刺其腰。謝以所製藥敷治。將痊。怒某之刺己也。亟愬之縣。循例擿驗。縣官揭其衣。用力重。衣開皮裂。冒風復潰。而卒。某按律抵罪。後遇赦得生。此二人醫術皆良。乃一則以傲敗名。一則以貪傷身。皆可爲戒。故並誌之。

徐靈胎慎疾芻言曰。少時見前輩老醫。必審貧富而後用藥。尤見居心長厚。況是時參價猶賤於今日二十倍。尙如此謹慎。卽此等存心。今日已不逮昔人矣。此言真可砭俗。近時所稱名醫。恆喜用新奇之藥。以炫其博。價值之昂不計也。甚至爲藥肆所餌。凡診富人疾。必入貴重之品。俾藥肆獲利。此尤可鄙。揚州府志辨高郵州志稱袁體庵。案脈極捷。以爲醫之切脈。以審慎爲工。捷於案脈。乃市醫苟且之爲。班斷不如是云云。吁。今之醫者。鮮不以捷爲工。卽延醫者。亦皆以捷爲能。盍深味此言。



南方有割螳螂子之術。小兒蒙其害。徐靈胎蘭臺執範詳辨之謂卽拓乳法用青片一分同研細擦口內兩頤一日四五次北方有割瘡之術。婦人蒙其害。兼及小兒。吳鞠通溫病條辨考之字書並無是字焉有是病此皆庸俗偽造其名。而劣婦祕傳其技。藉以欺世圖利者。明識之人。慎勿爲其所惑。

吾人不能徧拯斯民疾苦。宜廣傳良方。庶幾稍盡利濟之心。每見得一祕方。深自隱匿。甚至藉以圖利。挾索重貲。殊堪鄙惡。唐白華祕發背方。遂遭虎阨。歛蔣紫垣祕解砒毒方。竟獲冥譴。可以爲鑑。

烏程鈕羹梅福厚。由中書歷官郎中。在都門十餘年。聲望翕然。咸豐八年三月。偶患風溫。惡寒自足而起。漸及四肢。身熱脈浮。舌胎白。醫謂是風寒。用柴胡葛根。防風蒼耳子等藥。遂至神昏躁厥。胎黃便結。更醫用石膏大黃等藥。病益危篤。醫皆有名者而恃。更醫又用理陰煎復脈湯等。卒不能救而歿。年僅五十有六。羹梅爲都門謬乃若此。余舅氏周愚堂先生之壻。好學敦品。氣度雍容。咸謂可享上壽而躋顯秩。乃爲庸醫所戕。亦可惜矣。余見風溫濕溫等證。凡用風藥升提。伏熱陷入心胞。無不神昏厥逆而斃。當此卽用清營湯。至寶丹。紫雪丹等。湔滌中宮。猶可挽回於萬一。使認

爲陽明經腑症。一誤再誤。則生路絕矣。

作事宜從容詳慎。爲醫尤甚。不特審病當然。卽立方亦不可欲速貽誤。杭州某醫治熱病。用犀角七分。誤書七錢。服藥後胸痛氣促而殞。病家將控之官。重賄乃已。某醫治暑症。用六一散。又用滑石。服之不效。大爲病家所詬。此皆由疏忽致咎也。治癰疽之法。不可輕用刀。破膿鍼疾之法。必先精究穴道。一或不慎。適以傷人。過事有可以爲鑑者。杭城有善者。設局延醫以拯貧人。外科李某與焉。農夫某脚生癰。李開刀傷其大筋。遂成廢人。農夫家衆毆李幾斃。吾里有走方醫人治某哮喘。以鍼貫胸。傷其心。立時殞命。醫卽日遁去。

烏程周岷帆學士學源。才藻華美。咸豐九年。大考一等第二。由編修擢侍講學士。旋丁外艱。同籍十一年。避亂苕南。醫生瘡有年矣。因坐臥不便。就菱湖瘍醫費某治之。費謂可用藥攻去。予以三品一條鎗。大痛數日。患處潰爛翻花。復投以五虎散。藥用蜈蚣、蜚螂、全蠍等味。服後體疲神憤遽卒。年僅四旬。往歲余館湖城。及寓京邸。恆與岷帆談藝論詩。听夕忘倦。今聞其逝也。深恨庸醫之毒烈。無異寇盜。特書於此。以志恫焉。

是年余鏹難柳絲有鄰女陳桂姐手生癰毒亦爲費某開刀傷筋痛甚不能收口就余醫治得痊大抵近世瘍醫皆從外科正

宗洽法專用醫功誤人甚多學者當以爲戒

### 慎疾

王叔和傷寒論序例云。凡人有疾。不時卽治。隱忍冀瘥。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云。凡人少有不適。必當卽時調治。斷不可忽爲小病。以致漸深。更不可勉強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余在台州時。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餘。患時感症。堅守不服藥。爲中醫之戒。遷延數日。邪熱內閉。神昏。家人延醫診治。無及而卒。又余戚秀水王氏子。年方幼穉。偶患身熱咳嗽。父母不以爲意。任其冒風嬉戲。飲食無忌。越日疹發不透。胸悶氣喘。變症畢現。醫言熱邪爲風寒所遏。服藥不效而卒。此皆不卽調治所致也。真空寺僧。能治癰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諸病如失。海鹽寺僧。能療一切勞傷虛損吐血乾勞之症。此僧不知神農本草。黃帝內經。惟善於起居得宜。飲食消息。患者住彼寺中。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

要於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於藥餌也。

北方人所眠火坑。南方人用之。體質陰虛者。多深入火氣。每致生疾。吾邑張侯舫。孝廉維。留寓京師。久臥火坑。遂患咳嗽。醫者誤謂肺虛。投以五味子。五倍子等藥。竟至殞命。張貧而好學。品復端謹。中年不祿。士林惜之。

凡從高墜下而暈絕者。慎勿移動。俟其血氣復定而救之。有得生者。若張皇扶掖。以擾亂之。百無一生。余戚沈氏之女。年甫十歲。從樓墮地。暈死。急延醫視之。曰。幸未移動。尚可望生。否則殆矣。乃以藥灌之。移時漸蘇而安。治跌損者。人尿煮熱洗之。灌之良。

讀續名醫類案。而知移動之禁。非獨墜跌者宜然也。備錄之。張子和治叟年六十餘。病熱厥頭痛。以其用湧藥時已一月間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年高身困。出門見日而仆。不知人。家人驚惶欲揉撲之。張曰。大不可擾。與西瓜涼水蜜雪。少頃而甦。蓋病人年高湧泄。則脈易亂。身體內有炎火。外有太陽。是以跌仆。若更擾之。便不救矣。汪石山治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因微寒發熱。面色薑黃。六脈沈弦而細。知爲中風久鬱所致。令一人緊抱。以口接其氣。徐以熱薑湯灌之。禁止喧鬧。移動。

則氣不返矣。有頃果甦。溫養半月而安。不特此症爲然。凡中風中氣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動以斷其氣。內經明言氣復返則生。若不諳而擾亂其氣。不得復。以致夭枉者多矣。魏玉璜曰。遇卒暴病。病家醫士皆宜知此。蓋暴病多火。擾之則正氣散而死也。余女年十八。忽暴厥。家人不知此。羣集喧鬪。又扶挾而徙之他所。致甦復絕。救無及矣。今錄張汪二案。五內猶摧傷也。

### 保生

蘇子瞻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旨哉斯言。士大夫祿位旣隆。更思快心悅志。往往昵近房幃。講求方術。不知道以自促其生。偶見野獲編所紀云。大司馬譚二華綸。受房術於陶仲文。時尙爲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尋致通顯。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敗。時年甫逾六十。自揣不起。屬江陵慎之。張用譚術不已。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壽而終。夫譚張皆一代偉人。而猶縱慾殞身。可見色之易溺人也。自非脫然於情欲之私。而兼之卓守之堅。烏能不爲所害哉。

凡人於情欲最難割斷。觀宋李莊簡集中。客有見饋溫劑云。可壯元陽。因感而作。

詩竊歎其淡泊之懷。堅定之守。爲不可及也。詩云。世人服煖藥。皆云壯元陽。元陽本無虧。藥石徒損傷。人生百歲期。南北隨炎涼。君看田野間。父老多康強。茅簷弄兒孫。春隴驅牛羊。何曾識丹劑。但喜穠黍香。伊余十年謫。日聞貴人亡。金丹不離口。非妙常在傍。真元日滲漏。滓穢留空腸。四大忽分離。一物不得將。歌喉變哀音。舞衣換綾裳。爐殘箭鏃砂。篋餘鹿角霜。拙哉此愚夫。取樂殊未央。我有出世法。亦如不死方。禦寒須布帛。欲飽資稻粱。牀頭酒一壺。膝上琴一張。興來或揮手。客至亦舉觴。滌硯臨清池。鈔書傍明窗。日用但如斯。便覺日月長。參苓性和平。扶衰固難忘。恃藥恣聲色。如人蓄豺狼。此理甚明白。吾言豈荒唐。書爲座右銘。聊以砭世盲。讀此可以見所養之純。宜其久居瘴鄉而神明不衰。克躋上壽也。士大夫能如公之守身。有不康強逢吉者乎。公又與蕭德超書云。張全真在會稽。搜求妙麗丹砂茸附。如啖魚肉。徒恣嗜慾耳。自謂享榮貴。得便宜。今爲一藪枯骨。有甚便宜。到這裏。便世尊諸大菩薩出來。也救不得。豈不哀哉。此可爲溺情燕私者當頭棒喝。養生家有行房禁忌日期。人每以爲迂而忽之。不知世間常有壯年得病暴亡。未始不由於此。至於合婚吉期。往往不避分至節氣。少年恣慾。隱乖陰陽之和。病根

或因之而伏。不可不留意也。

採戰之術。乃邪說也。孫真人千金方房中補益篇。詳房中之術。且謂能御十二女而不施瀉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萬歲。此等論說。疑是後人僞託。夫見色必動心。況交合之際。火隨慾煽。雖不施瀉。真精必因之而耗。安能延年。又治陽不起。壯陽道方。用原蠶蛾蛇牀子附子等味。以此示人。必將假熱藥以縱慾。而貽害無窮。曾謂濟物攝生如真人。而忍出此乎。男子破身遲。則精力強固。凡育子者。最防其知識早開。天真損耗。每至損身。當童蒙就傅之時。尤宜審擇儔侶。勿令比匪致傷。余族姪某。成童時至親戚讀書。同塾六人。有沈氏子。年最長。導諸童以淫褻事。數年後。諸童病瘵死者三人。姪亦一病幾殆。又如俊僕韶婢。皆不宜使之相親。長洲陳公子甫婚而咯血。其母慮溺於燕婉。命居書室。一老奴一稚僮侍寢。老奴嗜酒。夜卽酣睡。公子遂與僮私。病轉增劇。比其母知之。則已沈痼。竟致不起。此所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不鑑諸。試不售四十餘歲。僚倒以卒。

稔薄行之報

人至中年。每求延壽之術。有謂當絕慾者。有謂當服食補劑者。余謂修短有命。原

不可以強求。如必欲盡人事。則絕慾戒思慮。二者並重。而絕慾尤爲切要。至於服食補劑。當審氣體之宜。慎辨藥物。不可信成方。而或失之偏。轉受其害也。

盧子繇傷寒論疏鈔金錕云。人不見風。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猶干祿者之不見害也。余爲續之曰。人不見風。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猶好色者之不見病也。蓋人能不爲財色所溺。則於保生之道。思過半矣。

行房忍精不泄。阻於中途。每致成疾。如內而淋濁。外而便毒等症。病者不自知其由。醫者鮮能察其故。用藥失宜。因而殞命者多矣。可不慎歟。

史記太倉公傳載其診疾二十有四。得之內者有七。而死不治者有四。其一因於飲酒且內。其一因於盛怒接內。其一因於得之內而復爲勞力事養生者。識此當知所戒矣。

嚙氣不得法。反足爲害。惟嚙津較易。亦甚有益。每日於閒暇時正坐閉目。以舌徧掇口中三十六次。津既盈滿。分作三次嚙下。嚙時喉中須嚼作聲以意送至丹田。此法行之久久。大可卻病延年。余表兄周荔園士煜。中年便血。誤服熱藥。遂成痼疾。身羸足痿。十載不痊。後乃屏棄方藥。專行此法。一年之後。諸恙悉愈。身體亦強健如初。



杭州郎二松十三歲患瘵垂危。聞某庵有道士功行甚高。往求治之。道士教以行八段錦法。謂能療疾。並可延年。遵而行之。三月後。病去若失。張景岳稱其父壽峰公。每於五更嚔氣。因作噯以提之。使吐。每月行吐法一二次。閱四十餘年。愈老愈健。壽至八旬以外。俞惺齋非之。以爲陽明胃脈下行爲順。若吐則上逆。頻吐理當損壽。何反益壽。殊未敢信。此說良是。夫古人汗吐下三法。皆治實證。若屬虛證。均非所宜。張壽峰以吐而得壽。必體質強健。或素有痰飲。乃藉吐以推蕩積垢。他人不得輕易效之。

### 慎藥

乩方之風。於今尤甚。神仙豈爲人治病。大率皆靈鬼耳。故有驗有不驗。余所目擊者。都門章子雅患寒熱。乩方用人參、黃耆。痰塞而殞。蕭山李儀軒老年足痿。乩方用附子、熟地、羌活、細辛等味。失血而亡。彼惑於是者。效則謂仙之靈。不效則謂其人當死。乃假手於仙以斃之也。噫。是尙可與言乎。藥以養生。亦以傷生。服食者最宜慎之。秀水汪子黃孝廉同年。燾工詩善書。兼諳

醫術道光乙未。余與同寓都城庫堆胡同。求其治病者踵相接。丙申正月。汪忽患身熱汗出。自以爲陽明熱邪。宜用石膏。服一劑。熱卽內陷。膚冷泄瀉神昏。三日遽卒。醫家謂本桂枝湯證。不當以石膏遏表邪也。嶧縣吳孚軒明經鵬飛。司鐸太平。壬寅六月科試。天氣大熱。身弱事冗。感邪遂深。至秋仲疾作。初起惡寒發熱。病勢未甚。紹台習俗。病者皆飲薑湯。而不知感寒則宜。受暑則忌也。服二錢。暑邪愈熾。遂致不救。又有不辨藥品而致誤者。歸安陳龍光業外科。偶因齒痛。命媳煎石膏湯服之。誤用白砒。下咽腹卽痛。俄而大劇。詢知其誤。急飲糞清吐之。委頓數日始安。猶幸砒湯僅飲半瓊。以其味有異而舍之。否則殆矣。吾邑陳莊李氏子。夏月霍亂。延醫定方。有製半夏二錢。適藥肆人少。而購藥者衆。有新作夥者。誤以附子與之。服藥後腹卽大痛發狂。口中流血而卒。李歸咎於醫。醫謂藥不誤。必有他故。索視藥渣。則附子在焉。遂控藥肆於官。餽以金乃已。

世俗喜服熱補藥。如桂附鹿膠等。老人尤甚。以其能壯陽也。不知高年大半陰虧。服之必液耗水竭。反促壽命。余見因此致害者多矣。

禽蟲皆有智慧。如虎中藥箭而食青泥。野猪中藥箭食薺芎。雉被鷹傷貼地黃葉。

鼠中蟻毒飲泥汁。蛛被蜂螫以蚯蚓糞掩其傷。又知嚙芋根以擦之。鶴之卵破以漏藥纏之。方書所載不可勝數。今人不辨藥味。一遇疾病。授命於庸醫之手。輕者重。重者致死。亦可哀已。

凡服補劑。當審氣體之所宜。不可偏一致害。葉天士景岳全書發揮云。沈赤文年二十。讀書明敏過人。父母愛之。將畢姻。合全鹿丸一料。少年四人分服。赤文於冬令服至春初。忽患渾身作痛。漸漸腹中塊痛。消瘦不食。渴喜冷飲。後服酒蒸大黃丸。下黑塊無數。用水浸之。胖如黑豆。始知爲全鹿丸所化。不數日熱極而死。同服三少年。一患喉痺。一患肛門毒。一患吐血咳嗽。皆死。此乃服熱藥之害也。葉天士醫驗錄云。黃朗令六月畏寒。身穿重棉皮袍。頭帶黑羊皮帽。喫飯則以火爐置牀前。飯起鍋熱極。人不能入口者。彼猶嫌冷。脈浮大遲軟。按之細如絲。此真火絕滅。陽氣全無之症也。方少年陽旺。不識何以至此。細究其由。乃知其父誤信人云。天麥二冬膏。後生常服最妙。遂將此二味熬膏。令早晚日服勿斷。服之三年。一寒肺。一寒腎。遂令寒性漸漬入臟。而陽氣寢微矣。是年春。漸發潮熱。醫投發散藥。熱不退。而汗出不止。漸惡寒。醫又投黃連。花粉。丹皮。地骨皮。百合。扁豆。貝母。鼈甲。萎蕤。

之類。以致現症若此。乃爲定方。用人參八錢。附子三錢。肉桂炮薑各二錢。川椒五分。白朮二錢。黃耆三錢。茯苓一錢。當歸錢半。川芎七分。服八劑。去棉衣。食物仍畏冷。因以入味加減。另用硫黃爲製金液丹。計服百日而後全愈。此則服涼藥之害也。人之愛子者。可不鑑於此。而慎投補劑乎。

程杏軒治汪木工夏間寒熱嘔瀉自汗頭痛。他醫與疏表和中藥。嘔瀉止而發熱不退。汗多口渴。形倦懶言。舌胎微黃而潤。脈虛細。據經言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因用清暑益氣湯加減。服一劑。夜熱更甚。譫狂不安。次早復診。脈更細。舌胎色紫肉碎。凝有血痕。渴嗜飲冷。此必熱邪內伏未透。當舍脈從證。改用白虎湯加生地。丹皮。山梔。黃芩。竹葉。燈心。服藥後。週身汗出。譫狂雖定。神呆手足冰冷。按脈至骨不見。脈伏可與虛山翁治風熱症參觀。闔目不省人事。知爲熱厥。舌胎形短而厚。滿舌俱起紫泡。大如葡萄。并有青黃黑綠雜色。罩於上。辭以不治。其母哀懇拯救。乃令取紫雪蜜調塗舌。前方加入犀角。黃連。元參以清熱。金汁。人中黃。銀花。萊菔以解毒。另用雪水煎藥。厥回脈出。舌泡消苔退。僅紫乾耳。再劑熱淨神清。舌色如常。是役也。程謂能審其陽證似陰於後。未能察其實證類虛於前。自咎學力未到。蓋以初用清暑益

氣湯之誤也。因思此湯最不可輕用。況因傷暑而脈虛。外見汗多口渴等症。則尤不當用也。

醫家以丸散治病。不可輕信而服之。吾里有患痞者。求治於湖州某醫。醫授丸藥服之。痞病愈而變臃脹以死。又有嬰兒驚風。延某醫治之。灌以末藥不計數。驚風愈而人遂癡。至長不愈。其藥多用硃砂故也。

世人喜服參朮。虛者固得益。實症適足爲害。蘇州某官之母。偶傷於食。又感風邪。身熱不食。醫者以其年高體虛。發散藥中雜參朮投之。病轉危殆。其內姪某知醫。適從他方至。診其脈。且詢起病之由。曰。右脈沈數有力。體雖憊而神氣自清。此因傷食之後。爲補藥所誤。當以峻藥下之。乃用大黃、檳榔、厚朴、萊菔子之屬。一劑病如故。衆疑其謬。某謂藥力未到。復投二劑。泄去積滯無算。病遂瘳。此可爲浪服補藥之鑑。

世俗每謂單方外治者。非比內服。可放膽用之。不知亦有被害者。續名醫類案云。一僧患瘡疥。自用雄黃艾葉燃於被中熏之。翌日徧體掀腫。皮破水出。飲食不入。投以解毒不應而死。蓋毒藥熏入腹內而散真氣。其禍如此。又云。余舉家生瘡。家

人亦用此方熏之。瘡不愈。未幾鬢兒出痘。症極凶。藥不能下咽而歿。殆亦受其毒耳。竊意所患瘡。當是熱毒。以熱攻熱。毒乃益熾。故凡用藥。先宜審明陰陽虛實。不得謂外治無害而漫試之。

身軀肥瘦。何關利害。而隨郡王子隆體肥。乃服蘆茄丸以消。名位升沈。何與榮辱。寇萊公望得相。乃服地黃兼餌萊菔。推之服金丹以求仙。反促其壽。餌春藥以求子。轉傷其生。皆逐末忘本者也。

鄱陽名醫周順。謂古方不可妄用。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原脈症。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謹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產病。用外臺祕要坐導方。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余謂古方固勿妄用。近世所傳單方。尤當慎擇用之。朱子藩眉極少。方士令服末子藥六七釐。眉可卽生。戒以服藥後須避風。服之夕卽有汗。偶值賊至。乃出庭除。及歸寢。大汗不能止。幾至亡陽。後竟不壽。見浙肱漫錄湖州胡氏子患水腫。服藥不效。有教以黑魚一尾。入綠礬腹中。燒灰服之。服後腹大痛遽死。夫古方單方。用之得當。爲效甚速。但當審病症之所宜。且勿用峻厲之藥。庶幾有利而無弊耳。

士大夫不知醫。遇疾每爲俗工所誤。又有喜談醫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藥。以自誤。如蘇文忠公事。可惋歎焉。建中靖國元年。公自海外歸。年六十六。渡江至儀真。纔舟東海亭下。登金山妙高臺時。公決意歸。毘陵復同米元章遊西山。道暑南窗松竹下。時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覺舟中熱不可堪。夜輒露坐。復飲冷過度。中夜暴下。至旦。憊甚。食黃耆粥。覺稍適。會元章約明日爲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脹。卻飲食。夜不能寐。十一日發儀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熱毒轉甚。諸藥盡卻。以參苓淪湯而氣寢止。遂不安枕蓆。公與錢濟明書云。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病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用清涼藥。已令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氣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余按病暑飲冷暴下。不宜服黃耆。迨誤服之。胸脹熱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參、麥門冬。噫。此豈非爲補藥所誤耶。近見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鷹詩話云。公當暴下之時。乃陽氣爲陰所抑。宜大順散主之。否則或清暑益氣湯。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陳湯。或治中。皆可選用。既服黃耆粥。邪已內陷。胸作脹。以爲瘴氣大作。誤之甚矣。瘴毒亦非黃耆粥所可解。後乃牙齦出血。係

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內于胃。薄宜甘露飲。犀角地黃主之。乃又服麥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門冬。三物藥不對症。以致傷生。竊爲公惜之。云云。余謂甘露飲。犀角地黃湯。用之此病固當至挂附等味。公之熱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用藥最忌夾雜。一方中有一二味。卽難見功。戊午季春。余自武林旋里。舟子陳姓。病溫。壯熱無汗。七日不食。口渴胸痞。咳嗽頭痛。脈數。右甚於左。杭醫定方。用連翹。瓜蒌皮。牛蒡子。冬桑葉。苦杏仁。黑山梔。象貝。竹葉。蘆根。藥皆中病。惜多羚羊角。枳殼二味。服一劑。病不減。胸口悶。熱轉甚。求余診治。余爲去羚羊角。枳殼。加淡豆豉。薄荷。服一劑。汗出徧體。卽身涼能食。復去淡豆豉。牛蒡子。加天花粉。二劑全愈。因思俗治溫熱病。動手卽用羚羊角。犀角。邪本在肺胃。乃轉引之入肝心。輕病致重。職是故耳。

陶穀清異錄云。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黃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絕命。以牯按白樂天詩中。退之服硫黃句。昔人已辨其非昌黎公。陶氏此說。未必可信。然亦足徵服食之當謹也。

### 求醫



漢郭玉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夫玉爲一代良工。而猶若此。矧在中醫。使臨以威嚴。必畏慄失措。而診治有誤矣。薛立齋醫案云。一穩婆止有一女。分娩時。巡街御史適行牌取視其室。分娩女因驚嚇。未產而死。後見御史以威顏分付。迨視產母。胎雖順。而顧偏在一邊。以致難產。因畏其威。不敢施手。由是母子俱不能救。卽此推之。凡求醫治病。斷不可恃勢分之尊也。

凡病不能自治。必求治於醫者。而其要則有四焉。一曰擇人必嚴。醫者之品學不同。必取心地誠謹。術業精能者。庶可奏功。一曰說症必詳。脈理淵微。知之者鮮。惟問可究病情。乃醫之自以爲是者。往往厭人瑣語。而病家亦不能詳述。此大誤也。故凡求醫診治。必細述病源。勿憚其煩。一曰察藥必慎。藥之僞者不必論。卽尋常品味。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攙溷。必親自檢視。方免舛誤。至炮煎諸法。亦宜精審。服之。斯可獲效。一曰錄方必勤心。俗於醫者所定之方。服藥旣訖。隨手棄擲。余謂宜彙錄一冊。以備檢閱。此不過舉手之勞耳。有心人見之。則上工之治驗。固可

採以示法。中工之方案。亦可因以徵學識之淺深。品詣之高下。而定其取舍矣。錢塘縣志方伎傳。沈好問精小兒醫。尤善治痘。江魯陶子一歲。痘止三顆。見額上耳後脣傍。好問曰。兒痘部位。心腎脾三經逆傳。土尅水。水尅火。宜攻不宜補。攻則毒散。補則臟腑相戕。治至十四日。痘明潤將成矣。好問曰。以石膏治之。恐胃土傷腎水。俗醫憐兒小。謬投以參。好問見之。驚曰。服參耶。不能過二十一日矣。兒卒死。夫治痘已有成效。竟爲庸醫所誤。由於恆情皆畏攻而喜補也。此亦可爲任醫不專之戒。

贈醫詩鮮有佳者。近閱臨川李小湖回卿。聯秀好雲樓初集中。有贈醫士費晉卿明經詩。語殊警惕。咸豐中。回卿督學江蘇。知江蘇有二名醫。一爲陽湖吳仲山。斐融居印墅。一爲武進費晉卿伯雄。居孟河城。遂並訪之。吳以回卿未有子。投補劑爲嗣育計。費謂回卿肝陽過旺。心腎兩虧。投以養心平肝之劑。回卿主費說。因贈以詩云。儒林與文苑。千秋照簡編。豈無藝術傳。別表冠世賢。華陀許穎宗。婦孺驚若仙。本草三千味。難經八十篇。格致卽聖學。名與精神傳。況用拯危殆。能奪造化權。活人較良相。未知誰後先。莘渭不巷遇。隻手難回天。孟城一匹夫。所值蒙生全。

日濟什百人。功德歲萬千。大哉農軒業。託始堯舜前。

### 診法

寇宗奭云。凡看婦人病。入門先問經期。張子和云。凡看婦病。當先問娠。又云。凡治婦病。不可輕用破氣行血之藥。恐有娠在疑似間也。彭用先云。凡看產後病。須問惡露多少有無。此婦科要訣也。沈芊綠云。嬰兒臟氣未全。不勝藥力。周歲內非重症。勿輕易投藥。須酌法治之。卽兩三歲內。形氣畢竟嫩弱。用藥不可太猛。峻攻峻補。反受藥累。此幼科之要訣也。王洪緒云。癰與疽截然兩途。紅腫爲癰。治宜涼解。白陷爲疽。治宜溫消。又云。惟疔用刺。其餘概不輕用刀鍼。并禁升降痛爛二藥。此外科要訣也。

傷寒論六經提綱。大半是憑乎問者。至如少陽病。口苦咽乾目眩。及小柴胡湯症。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等。則皆因問而知。此孫真人所以未診先問也。

### 脈

大腸脈候左寸。小腸脈候右寸。此脈訣之言也。自滑伯仁候大小腸於兩尺。李士材稱爲千古隻眼。後人遂皆信之。余考汪石山脈訣刊誤。辨正叔和之說甚多。而獨於左寸候心小腸。右寸候肺大腸。未嘗以爲非。謂以腑配臟。二經脈相接。故同一部也。又昌邑黃坤載元御謂脈氣上行者。病見於上。脈氣下行者。病見於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大小腸位居至下。而脈則行於至上。故與心肺同候於兩寸。其說亦精。可正滑說之誤。

楊仁齋謂脈沈細、沈遲、沈小、沈濇、沈微之類。皆爲陰。沈滑、沈數、沈實、沈大之類。皆爲陽。一或誤施。死生反掌。余謂亦有不盡然者。按名醫類案火熱門。壺仙翁治風熱不解。兩手脈俱伏。時瘟疫大行。他醫謂陽證見陰不治。欲用陽毒升麻湯升提之。翁曰。此風熱之極。火盛則伏。非時疫也。升之則死矣。投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又按脈訣歌謂傷寒一手脈伏曰單伏。兩手曰雙伏。不可以陽證見陰爲診。乃火邪內鬱。不得發越。陽極似陰。故脈伏。必有大汗而解。時證見此脈不少。習醫者宜審之。不可專主楊氏之說而爲所誤也。

仲景傷寒論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鞮者。大陷胸湯主之。金匱論寒

疝繞臍痛。若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沈緊者。大烏頭煎主之。同一沈緊之脈。一則屬熱。一則屬寒。然則臨證者。豈可專憑脈乎。

上海縣志藝術門載姚蒙善醫。尤精太素脈。鄒來學巡撫召之視疾。姚曰。公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鄒大驚曰。此余祕疾。汝何由知。姚曰。以脈得之。左關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通下故也。鄒求藥曰。不須藥。到南京便愈。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約十二日可到。鄒卽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而卒。夫預決死期。脈理精者能之。至因關脈之滑而緩。知其有漏通下。恐無是事也。志書好爲誇張之辭。往往若是。李東璧奇經考云。凡八脈不拘制於十二正經。無表裏配合。故謂之奇。蓋正經猶夫溝渠。奇經猶夫湖澤。正經之脈隆盛。則溢於奇經。故秦越人比之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霧霈妄行。流於湖澤。按此則奇字當讀作奇耦之奇。無表裏配合有讀作奇正之奇者。非也。

脈象虛實疑似之間。最難審察。葉思蘭治一產婦醫案有云。凡診脈遇極大極微者。最宜斟酌。如極大而無力。須防陽氣浮散於外。如極微之脈。久久尋而得之。於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堅牢者。不可認作虛寒。今此症六部皆無脈。尺後則實。

數有力。所謂伏匿脈也。陽匿於下。亢之極矣。豈可泥於產後禁用寒涼哉。其辨別脈象。至爲精細。爲醫者當熟復其言。

鬼祟之脈。忽大忽小。忽數忽遲。蟲症之脈。乍大乍小。蓋皆無一定之形也。至若氣鬱痰壅之症。每因脈道不利。遲數不調。最宜審察。虛者此脈。亦有至數不齊者。汪石山醫案。一人患泄精。脈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汪曰。脈之不常。虛之故也。用人參爲君。加至五錢而病愈。

脈有六陰。亦有反關。診病者均宜詳審。吳郡某醫有聲於時。一達官新納姬人。忽患心痛。痰湧手厥。某診其兩手無脈。辭不治。易醫診脈。知是反關。一劑而愈。某之名望頓減。

明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云。徐文定公爲詹事時。至蘇城。聞王時勉明醫也。令診之。時勉旣診。以公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素有異。時勉曰。如是無妨。然則脈又有歇至而非爲病。臨症者可不詳察乎。錢塘梁氏玉繩醫記謂近有人祇一手有脈。一手無脈。此理殊不可曉。此又臨症者所當知也。

汪石山醫案載。王宜人產後因沐浴。發熱嘔惡。渴欲飲冷水瓜果。譫語若狂。飲食

不進。體豐厚不受補。醫用清涼。熱增劇。石山診之。六脈浮大洪數。曰。產後暴損氣血。孤陽外浮。內真寒而外假熱。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薑八分。熱減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參耆。不肯再服。過一日復大熱如火。復與前劑。潛加參耆炮薑。連進二三服。熱退身涼而愈。此段病情脈象。無一可以用溫補者。醫安得不用清涼。迨服清涼而熱增劇。始知其當用溫補。然非如汪之有膽識。亦不能毅然用之。再其脈雖浮大洪數。而按之必無力。與葉思蘭所云見前相合。此可於言外得之。元和江良庭聲論語。喚質謂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牖執手。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其說未經人道。然禮記疏有夫子脈訣之說。則江說亦自有因。况疾爲子之所慎。豈慢以任之醫人。而不究其理乎。或謂孔子既知醫。何以康子饋藥而曰未達。余曰。藥當是丸散之類。不知其爲何物。卽知之而莫辨其種之善否。故曰未達不敢嘗。

魏書術藝列傳。顯祖欲驗徐審之所能。置諸病人於幕中。使審隔而脈之。深得病情。兼知色候。後高祖疾大漸。審診治有驗。酬賚甚渥。下詔有誠術兩輪。忠妙俱至之語。其藝可謂精矣。乃文詔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爲龍而繞后。后

寤而驚悸。遂成心疾。王顯診脈云。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而審則謂是微風入臟。宜進湯加鍼。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醫道真不易言也。脈數時一止爲促。促主熱。然亦有因於寒者。如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注家謂真陽之氣本動。爲寒所迫。則數而促也。脈緩時一止爲結。主寒。然亦有因於熱者。如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鞭。小便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注家謂濕熱相搏。脈緩爲濕。所以裏濕之脈當見沈結也。觀此益知臨症者。不可專憑脈矣。

## 用藥

徐之才十劑。宣、通、補、洩、輕、重、滑、濇、燥、濕。王好古補二種曰。寒可去熱。大黃、芒硝之屬是也。熱可去寒。附子、官桂之屬是也。藥之用已無遺。心印紺珠經。標十八劑之目曰。輕、解、清、緩、寒、調、甘、火、暑、淡、濕、奪、補、平、榮、濇、溫、和。則繁而寡要矣。鄭康成周官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素問以麥、黍、稷、稻、豆爲五穀。分屬心、肝、脾、肺、腎。治病當從之。程杏軒醫案輯錄。治胸脘脹痛。泛泛欲嘔。食麵尙安。稍飲米湯。



腕中卽覺不爽。謂肝之穀爲麥。胃弱故米不安。肝強故麥可受。當用安胃制肝法。此得內經之旨者也。

名家治病。往往於衆人所用方中加一藥味。卽可獲效。如宋徽宗食冰太過患脾疾。楊吉老進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屢矣。楊曰。疾因食冰。請以冰煎此藥。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杜清碧病腦疽。自服防風通聖散。數四不愈。朱丹溪視之曰。何不以酒製之。清碧乃悟。服不盡劑而愈。張養正治聞教論羸疾。吳醫皆用三白湯無效。張投熟附二三片。煎服卽瘥。繆仲淳治王官壽遺精。聞婦人聲卽泄。瘡甚欲死。醫者告術窮。繆之門人以遠志爲君。蓮鬚、石蓮子爲臣。龍齒、茯神、沙苑、蒺藜、牡蠣爲佐使。丸服稍止。然終不斷。繆加鱉膠一味。不終劑卽愈。葉天士治難產。衆醫用催生藥不驗。是日適立秋。葉加梧桐葉一片。藥下咽卽產。嘉定何弁伯患嘔吐。醫用二妙丸不效。徐靈胎爲加茶子四兩。煎湯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積。故用此爲引症藥。略識數條。以見治病者。必察理精而運機敏。始能奏捷功也。

鄒潤庵治一人暑月煩滿。以藥搐鼻不得。嘔悶極。遂取藥四五錢匕。服之。煩滿益甚。昏不知人。不能言語。蓋以藥中有生半夏。生南星等物也。鄒謂南星。半夏之毒。

須薑汁乃解。盛暑煩懣。烏可更服薑汁。勢必以甘草解之。但其味極甘。少用則毒氣不解。服至一二錢。卽不能更多。因以甘草一觔蒸露飲之。飲盡而病退。凡病者畏藥氣之烈。惡藥味之重。皆可仿用此法。陳載庵嘗治一人。熱甚喉痛。用甘草、桔梗、連翹、馬勃、牛蒡、射干、元參等味。其人生平飲藥卽嘔。堅不肯服而病劇。又不能不進藥。乃令以藥煎露。飲二十餘碗而全愈。

許允宗治王太后病風。不能言。以防風、黃耆煎湯數斛。置牀下熏蒸。使口鼻俱受。此夕便得語。陸嚴治徐氏婦產後血悶暴死。胸膈微熱。用紅花數十觔。大鍋煮湯。盛木桶。令病者寢其上熏之。湯氣微。復進之。遂得甦。此善師古法者也。李玉治痿。謂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則又卽其法而變化之。醫而若此。與道大適矣。

吳人畏服重藥。馬元儀預用麻黃浸豆發蘖。凡遇應用麻黃者。方書大黃豆卷。俾病家無所疑懼。當時治病皆於醫家取藥徐靈胎治張某病。當用大黃。恐其不服。詭言以雪蝦蟆配藥製丸。與服得瘥。可想見良工心苦。非拘方之士所能及也。病有因偏嗜食物而成者。非詳問得之。奚由奏效。前人治驗。略誌數則。以資玩索。

朱丹溪治叔祖泄瀉。脈濇而帶弦。詢知喜食鯉魚。以茱萸、陳皮、生薑、砂糖等藥探吐膠痰而瀉止。林學士面色頓青。形體瘦削。夜多驚悸。杜某詢知喜食海蛤味鹹。故心血衰。令多服生津液藥而病愈。富商患腹脹。百藥無效。反加胃嘔食減。疔羸。一草澤醫詢知夏多食冰浸瓜果。取涼太過。脾氣受寒。醫復用寒涼。重傷胃氣。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氣下行。由是病除。趙尹好食生米而生蟲。憔悴萎黃。不思飲食。用蒼朮米泔水浸一夜。剉焙末。蒸餅丸米湯下而愈。吳孚先治長夏無故四肢厥冷。神昏不語。問之曾食猪肺。乃令以款冬花二兩煎湯灌之而痊。蓋所食乃瘟猪肺也。沈繹治肅王嗜乳酪獲疾。飲濃茶數椀。蕩滌膈中而愈。薛立齋治一老人似痢非痢。胸膈不寬。用痰痢等藥不效。詢知素以酒乳同飲。爲得酸則凝結。得苦則行散。遂以茶茗爲丸。時用清茶送三五十丸。不數服而痊。吳廷紹治馮延巳胸中痛。詢知平日多食山鷄、鷓鴣肉。投以甘草湯而愈。楊吉老治楊立之喉痛潰爛。飲食不進。詢知平日多食鷓鴣肉。令食生薑一片。覺香味異常。漸加至半觔餘。喉痛頓消。飲食如故。梁新治富商暴亡。謂是食毒。詢知好食竹鷄。令搗薑搨汁折齒灌之而甦。某醫治一婦面生黑斑數點。日久滿面俱黑。詢知日食班鳩。用生

薑一觔切碎研汁。將滓焙乾。卻用生薑煮汁糊丸食之。一月平復。蓋山鷄、鷓鴣、竹鷄、班鳩皆食半夏。故以解其毒也。沈宗常治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視脈無他。問知近食羊脂。曰。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

治痼病宿病有不能不速愈者。如朱丹溪治虛損瘦甚。右脅下痛。四肢軟弱。用二陳湯加白芥子、枳實、薑炒黃連、竹瀝。八十貼而安。祝仲寧治脚膝痺痛。服清燥湯百劑而愈。此類甚多。當初服數劑時。必不見效。非信任之深。誰能耐久乎。吁。世之延醫治病。往往求其速效。更易醫者。雜投方藥。而病轉增劇。蓋比比然矣。

袁隨園作徐靈胎先生傳有云。張雨村兒生無皮。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此蓋有所本也。元危亦林得效方。生子無皮。速用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明葛可久治舟人生子身無全膚。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其中。以細土隔衾覆之。且戒勿動。久之生膚。蓋其母懷妊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氣故也。徐參用二法而得效。洵乎醫之貴博覽也。

治婦人肝症。每用疏泄攻伐之藥。而不知陰受其傷。治小兒驚風。每用香竄鎮重之劑。而不知隱貽之害。治肝莫善於高鼓峰之滋水法。治風莫善於吳鞠通之解

兒難。詢可以挽積弊。拯生命也。

世人襲引火歸源之說。以用桂附。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誤。動輒誤人。今觀秦皇士所論。可謂用桂附之準。特錄於此。趙養葵用附桂辛熱藥。溫補相火。不知古人以肝腎之火。喻龍雷者。以二經一主乎木。一主乎水。皆有相火存其中。故乙癸同源。二經真水不足。則陽旺陰虧。相火因之而發。治宜培養肝腎真陰以制之。若用辛熱攝伏。豈不誤哉。夫引火歸源。而用附桂。實治真陽不足。無根之火。爲陰邪所逼。失守上炎。如戴陽陰躁之症。非龍雷之謂也。何西池曰。附桂引火歸源。爲下寒上熱。不知引此火歸於河處。熱者言之。若水澗火炎之症。上下皆此說。可與秦論相印證。龍雷之火。肝腎之真陰不足。肝腎之相火上炎。水虧火旺。自下衝上。此不比六淫之邪。天外加臨。而用苦寒直折。又不可宗火鬱發之。而用升陽散火之法。治宜養陰制火。六味丸合滋腎丸。及家秘肝腎丸。地黃天冬歸身白芍黃柏之類是也。知母共研細末。元武膠爲丸。

病有上下懸殊者。用藥殊難。陸養愚醫案。有足以爲法者。錄之。陸前川素患腸風便燥。冬天喜食銅盆柿。致胃脘當心而痛。醫以溫中行氣之藥。療其心痛。痛未減。而腸紅如注。以寒涼潤燥之藥。療其血。便未通。而心痛如刺。陸診其脈。上部沈弱。

而遲。下部洪滑而數。曰。此所謂胃中積冷。腸中熱也。用潤字丸三錢。以沈香衣其外。濃煎薑湯送下二錢。半日許。又送一錢。平日服寒涼藥。一過胃脘。必痛如割。今兩次丸藥。胸膈不作痛。至夜半大便秘行。極堅而不甚痛。血減平日十之六七。少頃又便一次。微痛而血亦少。便亦不堅。清晨又解便。溏一次。微見血而竟不痛矣。惟心口之痛。尙未舒。因爲合臟連丸。亦用沈香爲衣。薑湯送下。以清下焦之熱。而潤其燥。又用附子理中料爲散。以溫其中。飴糖拌吞之。以取戀膈。不使速下。不終劑而兩症之相阻者並痊。此上溫下清之治法也。盧紹庵曰。丸者緩也。達下而後發。膈即銷鑿。不犯魏門之熱。妙處在於用沈香飴糖。

陳曙倉室人咳嗽吐痰有血。夜熱頭眩。胸膈不舒。脚膝無力。醫用滋陰降火藥已半年。飲食漸少。精神漸羸。診其脈。兩寸關沈數有力。兩尺瀋弱而反微浮。曰。此上盛下虛之症。上盛者。心肺間有留熱瘀血也。下虛者。肝腎之氣不足也。用人參固本丸。令空腹時服之。日中用貝母、蘇子、山查、丹皮、桃仁、紅花、小薊。以茅根煎湯代水煎藥。服之十帖。痰清血止。後以清氣養營湯。茯苓白芍歸身川芎木香白豆蔻陳皮黃連與固本丸間服。三月後病瘥而受孕。此上清下補之治法也。

物性有相忌者。即可因之以治病。如鐵畏朴硝。張景岳治小兒吞鐵釘入腹內。用活磁石一錢。朴硝二錢。并研末。熬熟猪油加蜜和調。與之吞盡。遂裹護鐵釘從大便解下。豆腐畏萊菔。延壽書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醫不能治。作腐家言萊菔入湯中。則腐不成。遂以萊菔湯下藥而愈。菱畏桐油。橘旁雜論云。一醫治某嗜菱食之過多。身熱胸滿。腹脹不食。病勢垂危。知菱花遇桐油氣輒萎。因取新修船上油滯作丸。入消食行氣藥中與服。即下黑燥糞而痊。此類尙多。未能縷舉。習醫術者。誠不可不博識多聞也。

#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湑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 卷二

### 古人

京師先醫廟。始於明嘉靖間。按元貞元間建三皇廟內祀三皇並歷代名醫十餘人至是始定為先醫廟本朝因之。中奉伏羲。左神農。右黃帝。均南面。句芒。風后。東位。西向。祝融。力牧。西位。東向。東廡。饒貸。季天師。岐伯。伯高。少師。太乙。雷公。伊尹。倉公。淳于意。華陀。皇甫謐。巢元方。藥王。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西向。西廡。鬼臾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神應王。扁鵲。張機。王叔和。抱朴子。葛洪。真人。孫思邈。啓元子。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以北為上。歲以春冬仲月上甲。遣官致祭。按韋慈藏名。訊道。唐人。施藥濟世。因有藥王之稱。今世俗之祀藥王者。塑像為卉服。而以王為皇。未知出何典。故渤海



秦越人受桑君之祕術。遂洞明醫道。以其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乃命之曰盧醫。世或以盧扁爲二人謬矣。語見楊元操集注難經序。凡爲名醫。必有傳授之師。如孫文垣一奎之師黃古潭。張景岳介賓之師金夢石。此皆青出於藍。而師之名轉賴徒以傳。漢張仲景稱醫中之聖。其師爲張伯祖。自非仲景。誰復知有張伯祖哉。傳道貴得其人。非獨聖門爲然矣。

張仲景醫中之聖也。華元化醫中之仙也。二人同時。范氏祇爲元化作傳。烏得稱良史乎。

明代以醫名而爲顯官。名列史傳者有二人。曰許紳。曰王綸。許官尙書。因醫而始顯者也。王官巡撫。旣顯而猶醫者也。然許能拯世宗於已絕。事見明史而野獲編編云嘉靖壬寅年上寢於端妃所宮婢楊金英等相結行弑用繩繫上翻布塞上口以數人踞上腹絞之已垂絕矣幸諸婢不諧締結之法繩股緩不收戶外聞略略聲孝烈皇后率衆人解之今言云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紳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醫辰時進之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次年紳而不能用療其驚悸。明史紳得疾曰曩者官瘳吾自分不效以用藥驚憂病死。紳而不能用療其驚悸。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

王所在治疾無不立效。而不能自知服藥之誤。續名醫類案節齋得心腹疾訪有生用氣血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歸節齋遽投機歸至吳閶下赤色小龜無數而卒醫豈

易爲哉。

元史方伎傳醫家僅列李東垣。言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爲尤長。而不及脾胃。載治驗有六。皆不詳其所用之藥。史例大率如此。然而略矣。

道士知醫最著名者。有崔紫虛。僧則有深師。荆山浮圖師慎柔和尚。宦官則有羅大無知悌。婦女則有胡宗仁之母徐氏。妻李氏。醫任死生之重。而通性命之微。固無人不當學也。特非盡人所能學耳。

上古俞跗治病。能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華元化猶傳其術。史能稱剗破腹背。抽割積聚是也。華以後能之者無聞焉。雖有弟子吳普。樊阿。不盡其奧。豈神奇之術。非其人勿傳歟。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奇疾門。錢國寶案注云。錢塘人。萬歷時人。有壽世堂醫案四十則。多奇疾。乃刻本由杭太史董甫處借得。凡三十二字。閣本無魏氏家藏本有奇疾門。錢論肉行一症。可補瘟疫諸書之缺云。癸亥冬。山海天行時疫病者。頭痛發熱。惡心口渴。神昏欲寐。四肢不舉。其肉推之則一堆。平之則如故。醫有作傷寒者。有作時氣者。投以發散藥。無不加重。死者數百。時督師閣部孫及贊畫各傷一

僕。至乙丑春。錢之關門謁太師。談次問及曰。此症天行時疫。名肉行。人肉屬土。土燥則崩。土濕則流。其邪感於血脈肌肉。不比傷寒所治。古今醫集不載。止於官邸便方見此異症一款。因人血枯。而感天時不正之氣。當大補血。用首烏、枸杞、歸地等味。少加羌活風藥。足以應病矣。若經發散。立死無疑。又治足跟響至頭。聲如雷。診脈五部皆和。獨腎芤大。舉之始見。按之似無。乃腎敗也。腎經自足走頭。腎主骨。腎虛則體空。空則鳴。所以骨響。以六味丸加紫河車膏、虎骨膏、豬髓、枸杞、杜仲服之愈。又治兩膊紅十數條。頭粗尾尖。腹大長尺許。闊寸許。曰。此青蛇異氣。不急治。蛇形入腹而死。或生大小腿。如頭向上。故入腹亦死。以鍼挑破頭尾。使其不走。流出惡血。又研明雄黃唾調塗患處。內服清涼敗毒散而愈。防風、荆芥、白芷、羌活、黃芩、連翹、金銀花、槐子、甘草。草當歸生。地各一錢。觀此則錢亦當時名手。而今罕有知之者。不有續名醫類案。不幾湮沒無傳乎。

古今醫案類按云。高果哉先生。乃王金壇之高弟。準繩序中所謂嘉善高生隱士也。余童時習聞父老傳誦其治病如神。著有醫林廣見及雜症二書。未曾刊印。得之者珍如拱璧。又有醫案數卷。立方頗多奇巧。然險峻亦難輕試。略選數條。以存

吾邑文獻。其卷七一條云。魏子一患。嘴脣乾燥。自服麥冬一兩。生地四錢。元參二錢。五味一錢。甘草六分。烏梅三個。雖有小效。而病根不去。高云。此症宜用神水。其法以鉛鎔化。散澆於地。成薄片。取起。剪作長條數塊。以一頭鑽眼。懸弔於鍋。鍋內置燒酒。燒酒之上。仰張一盆。與鉛片相近。鍋下燃火。使酒沸而氣上。衝於鉛片。鉛片上有水滴下盆內。謂之神水。取服之。以此水從下而上。能升腎中之水。救上之乾燥也。按本草綱目所載神水。指五月五日午時竹竿中雨水。其主治亦異。此可以補方書之缺。特錄之。

### 今人

吾里張雲寰先生。季竈桐鄉縣人醫學深邃。求治者門常如市。余表兄周士勳。夏日身熱不退。脈虛自汗。醫用清暑藥不效。先生診之曰。口不渴。舌少胎。且神氣虛弱。乃大虛症也。再服清暑藥脫矣。投以八珍大補之劑。獲愈。其子鐵葫。上舍禾。亦精醫理。診病膽識絕人。有鄉農病喘十餘日。服藥不效。登門求治。令服小青龍湯。鄉農有難色。張曰。服此藥二劑。仍不得臥者。余甘任其咎。鄉農去。家人訝其失言。張曰。彼

喘而延至十餘日不死。非實症不能。又何疑焉。閱數日。鄉農復來。則病果瘳矣。臨海洪萊園。孝廉裕封。精醫理。嘗言古方書如傷寒金匱。今方書如臨證指南。誠能專心玩索。診疾自能奏功。台郡少良醫。由於昧所適從。僅讀藥性賦。湯頭歌。括及醫宗必讀等書耳。其治病每以古方獲效。文參軍之子患暑症。初微惡寒。後壯熱汗出。噯氣腹痞。口乾渴。面腫頭痛。大小便少。醫用葛根、桔梗、製半夏、薄荷、佩蘭、赤苓、通草、杏仁、蘆根等藥。漸覺氣急神昏。萊園診之。謂脈大舌黃。是白虎湯症也。投一劑。諸症皆減。改用鮮石斛、黃連、生甘草、金銀花、瓜萋實等味而痊。張明經患春溫。惡寒發熱。喉爛。醫用甘、桔、荆、防、牛蒡等味。病不減。萊園投以黃芩湯加連翹殼、杏仁。一劑獲愈。此真善用古方者。

嫡兄星槎先生瀚。少好學。以多病兼玩醫書。久而精能。宰化縣。年老罷官。貧不能歸。乃懸壺於會城順德縣。縣令徐某之子夏月泄瀉。服清暑利濕藥不效。漸至發熱不食。神疲息微。徐年已暮。祇此一子。計無所出。延兄求治。兄曰。此由寒藥傷脾。陽虛欲脫。宜進溫藥以救之。因用附子理中湯。徐疑不敢服。兄曰。此生死關頭。前藥已誤。豈可再誤。設此藥有疏虞。我當任其咎。服藥諸症俱輕。連進數劑全愈。徐

大喜。傾囊厚贈。復爲乞援同寮。因得全家歸里。兄著有製方贅說行世。

錢塘呂棊村司馬震名。官湖北。有政聲。忽動歸思。僑居吳門。爲人治疾多獲效。潘

太史遵祁病痺。服茵陳湯不效。服平胃散又不效。腕中若藏井底泥。米飲至前輒

噦。呂診之曰。濕固是已。此寒濕宜溫之。與五苓散加附子。藥下咽。胸次爽然。方氏

子傷寒疾革。議用牛黃清心丸。呂曰。邪在腑上蒙心包。開之是揖盜也。宜急下存

陰。投以犀連承氣湯。一服病愈。葉氏女週歲。遘疾將殆。仰臥胸膈如阜。呻吟拒按。

呂曰。此結胸也。服小陷胸湯立效。呂酷好醫書。徧覽百家。而一以仲景爲宗。嘗言

仲景傷寒立法。能從六經辨症。則雖繁劇如傷寒。不爲多歧所誤。而雜症卽一以

貫之。其爲醫也。問切精審。不雜一他語。立方必起草。閱數刻始安。一家有病者數

人。一一處之。無倦容。暇輒手自撰論。闡發仲景之學。著有傷寒尋源行於世。

青浦何書田其偉。家世能醫。初爲諸生專於學。工古今體詩。未嘗爲醫。自其父元

長先生卒。念世業不可無繼。稍稍爲之。名大噪。有徐姓者。昏熱發狂。力能踰牆屋。

何曰。是邪食交結也。則其人果以酷暑食水澆飯。旋就柳陰下臥也。以大黄枳實

下之而愈。金澤鎮某生逾冠未婚。得狂疾。用牛黃清心加味法。而屬其家人於煮

藥時覆女子褻衣於其上。兩劑而愈。門人疑之。何曰。是陰陽易法。吾用之偶驗耳。嘗作醫論詩云。治病與作文。其道本一貫。病者文之題。切脈腠理現。見到無游移。方成貴果斷。某經用某藥。一味不可亂。心靈則手敏。法熟用益便。隨症有新獲。豈爲症所難。不見古文家。萬篇局萬變。此可見其生平所得力矣。

表兄周乙藜學博士。照潛研醫理。嘗治分水典史王某之妻。兩臂攣不能舉。面色黯淡。脈沉緩。諸藥不效。令服活絡丹數服即愈。後以治手臂足腿攣腫之屬寒濕者皆效。乙藜之戚張氏婦。體弱惡食。月信已停八月。就診於蘇州名醫何氏診之。云是經阻。令服通藥。乙藜診之曰。六脈滑疾。右寸尤甚。是孕也。且必得男。以安胎藥與之。閱四月果生男。

烏程鈕松泉殿撰。撰福保之父。晴嵐封翁芳鼎。精外科術。貧者求治不取錢。且贈以藥。製藥不惜重值。拯治危症甚多。殿撰尤好岐黃書。在京師每爲人治愈危疾。嘗治其同年之母。高年患痢。醫用芍藥湯不效。轉益困篤。身熱不食。殿撰詢知病前曾多食蟹。診脈左弦數。右數而弱。舌胎中黑。腹痛喜按。力排衆議。專主熱藥。用熟附子八分。炮薑一錢。白芍一錢。吳茱萸五分。焦白朮三錢。茯苓三錢。肉桂八分。炙

甘草一錢。砂仁五分。陳皮五分。生薑二片。一劑痢稀熱減。去萊菔。陳皮。加丁香。木香。二劑痢止。改用補中益氣湯。加附桂。炮薑全愈。殿撰有診治醫案一冊。名曰春冰集。蓋言慎也。

吳江陳夢琴。茂才希恕。家居蘆墟。其曾祖爲諸生者名策。得外科祕方於外家潘氏。始爲醫。茂才幼好學。有聲庠序間。壯歲家中落。母令習家學。可養生兼可治生。乃從其兄省吾。上舍希曾學。期年而業成。生平所治疾。悉錄成爲書。積三百二十二卷。手撮其要爲十冊。以訓子姪。其壻沈沃之。學博。曰富擇取之。爲婦翁陳先生治疾記。篇長不備錄。錄其尤者。一人無故舌出於口寸餘。他醫遵古方。以巴豆煙。飲以清心脾藥。不效。先生命取雞冠血塗之。使人持銅鉦立其後。擲於地。聲大而騰。病者愕顧而舌收矣。或問其故。先生曰。舌爲心苗。心主血。用從其類。必雞冠者。清高之分。精華所聚也。擲鉦於地者。驚氣先入心。治其原也。以產按周真治婦以硃砂傳之令以壁外墮瓦盆作聲而舌收此蓋從其法化出

先生治疾。以至之先後爲序。一日忽於衆中呼一人前問所患。曰。臂有微腫。視之僅一小皰。先生潛謂同來者曰。此白刃疔。試視其額端。已起白色。速歸矣。危在須



與。其人方出門。面部白色漸趨口角。未至家死。

徐氏子年二十餘。四肢不舉。昏昏欲寐。食後益甚。莫識其症。先生曰。是見肘后方。名曰穀勞。由飽食卽臥而得。以川椒、乾薑焙麥芽爲丸服之。遂瘳。

有食鴉片煙者。徧體發皰。痛癢交作。抑搔屑脫。終日昏憤。語言誕妄。先生曰。此中毒之最甚者。尋常解法。恐不及濟。用硃砂一兩。與琥珀同研末。犀角磨汁。和三豆湯進之。神志頓清。徧體無皮。痛不可忍。復磨菖蒲、菘豆爲粉塵粘席。乃得安臥。不

半月愈。

胡氏子咽痛氣急。勺水不能下。或曰風溫。或曰風痰。先生切其脈細微。手足清而脾滑。曰。虛寒喉痺也。用理中湯。觀者皆駭相顧。先生曰。急服之。遲將不及。苟無效。

余任咎耳。覆杯而平。

吾邑張夢廬。學博千里。少工詩文。長精醫術。家居後珠村。就診之舟。日以百計。醫金所入。半贖親友。不置生產。惟聚書數萬卷而已。時長興臧孝廉壽恭。有文名。張延課諸子。臧亦通醫理。嘗問張曰。長洲葉氏忌用柴胡。吳江徐氏譏之。先生亦不輕用此味。得毋爲葉說所惑。曰。非也。江浙人病多挾濕。輕投提劑。暝眩可必。獲效

猶賒。葉氏實閱歷之言。徐氏乃拘泥之說。此河間所以有古法不可從之激論也。臧曰。聞先生治瘡瘍。不用升藥何也。曰。升藥卽漢之五毒藥。其方法見瘍醫後鄭注。自來瘍醫皆用之。然諸瘡皆屬於心。心爲火藏。又南人瘡瘍皆由濕熱。若更劑以剛烈熬煉之藥。弱者必痛傷其心氣。強者必反增其熱毒。此所謂不可輕用也。張生平拯危疾甚多。尤著者。湖州歸某。寒疝宿飲。沈綿四年。諸藥不應。投一方立效。三易方全愈。茲錄於後。初診云。肝陽鬱勃。動必犯胃。久則胃氣大傷。全失中和之用。以致肝之鬱勃者。聚而爲疝。胃之停蓄者。聚而爲飲。疝動於下。則飲溢於中。所以居常胃氣不振。時有厥氣攻逆。自下而上。懊懣痞懣。必嘔吐酸綠之濁飲。而後中陽得通。便溺漸行。此所謂寒疝宿飲五爲病也。病經數年。宜緩以圖之。若得怡情舒鬱。當可全愈。茯苓三錢 桂枝三分 生冬朮一錢 半夏四分 小川連三分 酒炒一錢 半生薑三分 竹茹七分 次診云。寒疝宿飲。盤踞於中。久而不和。陽明大失中和之用。今腸漸通降。屢次所下黑黃乾堅之矢。既多且暢。則腸腑之蓄積者得以漸去。腸通然後胃和。此數年來病之大轉機也。蓋飲疝互擾。皆在陽明。下流壅塞。則上流何能受盛傳導。益滿必上溢。此理之易明者也。今宜專與養胃。以漸漸充復。其受盛

傳導之職。機不可失。正在此時。至於痔瘻溺少。皆屬陽明。可一貫也。黨參三錢 橘二錢 製半夏一錢 麥冬去心錢半 火麻仁二錢 瓜杏仁去皮尖二錢 白茯苓三錢 炒去刺二錢 刀豆子炒研三錢 黑芝麻三錢 柿餅煨半枚 白朮米一撮三診云。病纏三四年。至今秋纔得腸腑通潤。燥矢漸來。繼以溏潤。然後胃脈不致上逆。嘔吐止而飲食進。可見陽明之病。以通為補也。今深秋燥令。痔必稍愈。仍宜柔養陽明。以期漸漸充復。黨參三錢 橘皮錢半 茯苓二錢 製半夏一錢 麥冬去心錢半 柿餅半枚 荷葉一角

歷代宰相通醫理者。伊尹而後。狄梁公。陸忠宣公。范文正公是已。我朝山陽汪文端公亦諳醫理。其評吳鞠通溫病條辨有云。溫熱濕溫。為本書兩大綱。溫熱從口鼻吸受。並無寒症。最忌辛溫表散。但當認定門徑。勿與傷寒混雜。再能三焦投藥。辨清氣血營衛。不失先後緩急之序。便不致誤。濕溫為三氣雜感。濁陰瀰漫。有寒有熱。傳變不一。全要細察兼證。辨明經絡臟腑。氣血陰陽。濕熱二氣。偏多偏少。方可論治。又云。熱症清之則愈。濕症宣之則愈。重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熱而後清。清而後愈。一為陽病。一兼陰病。難易較然。觀此知公學識之精矣。吾里孔行舟上舍廣福善醫。治外感尤精。嘗云。噤口痢半因誤藥而成。醫者治痢。

輒用葛根。濕熱提入陽明。遂至噦逆不食。變成險症。急投以黃連、乾薑、麻克有濟。余見近世治外感。不辨手足六經。輒用葛根、柴胡。溫病遇之。鮮不輕者至重。重者至死。病家不識藥性。以爲疾不可治。而不知醫實殺之也。可慨也夫。

續名醫類案云。鮑萊飲年二十餘。夏月至歛受熱。鼻衄愈後。偶啖梨。遂得吐症。蓋肝火而胃寒也。百治無效。聞說吐字。則應聲而嘔。後至吳門就葉氏診。以其脈沈細。令服附子理中湯。參薑附俱用三錢。服後出門。行及半里。覺頭重目眩。急歸寓。及門而仆。其尊人諳藥性。謂必中附毒。亟煎甘草灌之。良久乃甦。後去附子。仍服三劑。吐轉甚。再往診。仍令服前方。遂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六君子湯。服四劑無驗。冬月感寒。增咳。纏綿至夏。余偶訪知。則病劇。詢知爲向患吐。近復二便秘。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飲茶水。更醫數人。或言令以艾灸臍。俱不應。請診之。見其面色青悴。脈弦伏而寸上溢。謂此緣脾陰大虧。水火熾盛。又因久咳肺虛。肝無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成關格。幸脈不數。易治也。宜先平其肝。俾不上衝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黃連、肉桂各五分。隔湯蒸服。飲下。覺吐稍止。卽能食糕數塊。然二便脹不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搗爛。罨於丹田。以物繫定。不逾時。二便俱行。

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時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按甲戌爲乾隆十九年。葉天士卒於乾隆十年。診疾者當堤其後人若出天。後以六味加減。入沙參、麥冬等。咳嗽亦止。向後常服養榮之劑。吐不復作。余按鮑刊名醫類案。魏爲校正。鮑賦夕陽詩。魏亦和作。二人之交情。非比尋常。蓋有由然矣。

上元葛芝山布衣。鋪少孤極貧。讀書僧寺。遇異人。授書一卷。乃岐黃家言。其方甚秘。習之以治者。效如神。羣小兒戲。一人張口而跳。蹶伏門限。舌斷墮地。一人騎門限。坐力猛。腎囊破。舉丸墜。葛悉爲安之。自朝至日中。門庭如市。口講手畫。無倦色。午後攜百錢獨游。或採藥。或看花。或冒雨雪。提酒榼。訪知己。當道聞名。迎者沓至。則詭曰。葛某窮士。藉醫苟活。實無伎倆。昨誤殺人。羣聚毆之。已遁矣。其志趣如此。尤精砭法。凡病赤遊風汗。不得發。死者十八九。宜以血代汗。葛削竹夾瓷鋒砭之。出血如珠。密排而不流。立愈。蓋輕則皮不破。重則肉傷。無第二手也。咸豐癸丑三月。賊陷金陵。脅爲內醫官。不從。十四日既夕。昇舊制兩棺於廳事。出白金九錠。分贈鄰里。且託身後事。遂與妻周氏縱飲沈醉。整衣冠。各入棺。呼其兄子蓋而釘之。時夜將半。至四更。聞棺中格格然。蓋氣始絕也。其友當塗馬鶴船學博壽齡。爲作

詩。余撮其略如此。惜不得其治驗方云。

陳載庵坤居山陰之柯橋。承其父梅峰先生燦之傳。虛心臨證。屢救危殆。猶復廣搜書籍。研究忘倦。咸豐丁巳春。訪余於武林。相見恨晚。各出所藏祕笈五鈔。載庵之長子幼時喉痛數日。徧身發炮如剝皮狀。痛癢難堪。醫者不識。載庵焦思無計。忽憶唐笠山吳醫彙講中曾載。名曰虜瘡。須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卽療。必死。乃卽如法治之。蜜隨塗隨消。二晝夜用蜜數升遂愈。其好學之獲效有如此。

杭州趙芸閣泰。勤求醫理。洞燭病機。其戚有爲醫誤治。服利濕藥以致危殆者二人。趙皆拯治獲痊。其一患淋症。小便澀痛異常。服五苓八正等益劇。趙詢知小便濃濁。曰。敗精留塞隧道。非濕熱也。用虎杖散入兩頭尖。韭根等與之。小便得通而愈。其一膝以下腫。醫用五苓。腫更甚。趙以其腫處甚冷。而面色晃白。知是陽虛。令服金匱腎氣丸而愈。夫南方濕病居多。此二症尤多挾濕者。茲獨不宜於利濕藥。可知治病不當執一。非學識之精者。焉能無誤哉。

吾邑沈吟梅州判炳榮。熟精醫理。官直隸時。曾治一婦。年二十八。因喪夫而得顛疾。時發笑聲。用六味地黃湯加犀角一錢。服二劑卽痊。蓋笑主心。心生火。心鬱則

火愈熾而上升。故以此藥交心腎。使火熄而病自己也。

古書

醫家著書。每爲假託之辭。以炫其功能。如竇材扁鵲心書。則以爲上天所畀。張景岳全書。則以爲游東藩之野。而遇異人。至陳遠公石室祕錄。乃竟託之於岐天師雷公。尤屬不經。洪氏集驗方五卷。宋洪景嚴遵所輯本草綱目。採宋人方書甚多。獨遺此書。蓋失傳久矣。嘉慶間。吳縣黃堯圃丕烈。得宋刻本。乃重刊之。其書始傳於世。黃序中謂此書刊成。求序於獨學老人。謂石殿撰韞玉有札示余曰。昨所言交感丹。疑用香附太偏重。因查敝處所藏方書。乃是香附一箇。配茯神四兩。尊鈔是香附一觔。竊意香附一箇。無一觔重之理。恐係鈔胥之誤。能再查原本。此固慎重起見。然余卽以此方降氣湯二條證之。一用半觔。一用五兩。是遞減用之。原方一觔非誤。佞未之癖如是。并附著之以質之深於醫理者。一正其是非云。余按用藥分兩。有君臣佐使之不同。卽如此書中菴菴茸附丸。兔絲子六兩。而沈香僅一分。以視一觔四兩。更爲輕重懸殊。且瑞竹堂經驗方亦載是方。香附亦用一觔。本草綱目

收人香附條下。分兩悉合。然則黃說是也。

蘇沈內翰良方沈存中自序有云。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常喜過實。千金肘后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夫千金肘后爲古方書之佳者。而猶若如此。況其他乎。卽如此書中蘇合香丸。至寶丹等素稱神效。而統觀全書。熱藥居多。至若止吐。輒紅丸之用信砒。巴豆。治驚辰砂丸之用膩粉。龍腦。尤爲峻厲。豈可輕視。又小柴胡湯爲傷寒少陽症主方。而此書以爲赤白痢尤效。且謂痢多因伏暑。此藥極解暑毒。凡傷暑之人。審是暑喝。不問是何狀。連服數次卽解。是欲執此方以治一切暑喝症也。不又爲聖散子之貽禍於世乎。是知方書非無可取之處。而不能盡善。在人精心審擇。以定棄取耳。

宋董汲旅舍備要方。四庫全書題要云。汲因客途猝病。醫藥難得。集經效之方百有餘道。內如蚰蜒入耳。及中藥毒最爲險急。而所用之藥至爲簡易。其雜傷五方。古書中不少概見。今亦罕傳。尤見奇特。蓋古所謂專門禁方。用之則神驗。至求其理。則和扁有所不能解。卽此類也。今錄其方以備用。

治蚰蜒入耳。膽礬末一匙。以醋少許滴灌之。須臾蟲化爲水。解中藥毒。並蟲毒。



悶亂吐血煩躁。甘草一兩生用。白礬五錢生。延胡索一兩。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放冷。細細呷之。雜傷。治火傷被火燒處。急向火灸之。雖大痛強忍之。少間不痛不膿。治犬馬齧及馬骨刺傷人及馬血入舊瘡中方。取灰汁熱漬瘡。常令汁器有火。數易其汁。勿令爛入肉。三數日漬之。有腫者。炙石令熱熨之。日二次卽止。

治蛇咬久不效。及毒氣內攻瘡痛方。雄黃、白礬等分研就。刀頭上爆令鎔下。便貼咬傷處自瘥。治道塗大醉仆地。或取涼地臥。爲蛇入人竅方。見時急以手捻定。用刀刻破尾。以椒或辛物置破尾上。以綿繫之。少刻自出。此蛇有逆骨。慎不可以力拔之。須切記。壁鏡咬人立死。治之方。檳榔不拘多少。燒灰存性。先以醋淋洗。後以醋調貼之。又一方甚平易可用。並錄之。治跋涉風雨。或道路誤爲細塵眯目。隱痛不能視物。隨所眯目以手分開。自以唾擦之卽愈。

偶從友人處見張叔承三錫醫學六要眉間評語甚佳。惜不知何人手筆。摘錄數條於此。惟痰最易忽略。鄞醫周公望治謝時素三十年不愈之痰。用滾痰丸三服頓除。又治一夢遺幾死。百補不愈。以滾痰丸一兩行之卽愈。葛可久補髓丹。黃

蠟與雞同用。此二味不宜並食。錄有明禁。當刪去。一人嗜酒。醉後服葛花卽解。一醫曰。此人不久矣。疏利太過也。果以風痺死。吞酸一症。東垣作寒證。河間丹溪作熱論。世人因有標本之說。分屬之。吾輩固當兼參。然治常得芩連症。用薑桂者甚少。豈東垣之法可廢哉。緣俗醫治病。初多用溫散。久久寒化爲熱。未有不從熱治者耳。一娠婦小便偏數。多而溺少。澀而不通。余用補中益氣湯吞六味丸四錢愈。醫貫法也。次日令再服。病人以不慣丸藥。且謂地黃泥隔遂止。越四日病復作。必欲另一方。因以清心蓮子飲與之。一服效。後視傷寒準繩。知古有成法也。妊婦轉胞。由胎壓膀胱。大抵虛陷所致。薛氏以補中益氣湯舉之。較丹溪四物四君二陳煎服探吐爲穩。杭醫陳月坡治鄞謝宣子室人。一劑而通。蓋清氣之陷。總因濁氣不降耳。升之則降矣。降之則升矣。催生如柞木飲。兔腦丸。通明乳香等法。俱不足存。祇一味獨參湯妙甚。余第四女難產。一晝夜。服參半觔而生。高鼓峰每用參耆各一兩。當歸五錢。川芎三錢。冬月加桂以溫之。

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藥鏡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題要云。明蔣儀撰。儀字儀嘉興人。正德甲戌進士。其歷官未詳。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凡例謂醫鏡之鑄。駢車海

內。今梓藥性。仍以鏡名云云。此書余於咸豐七年。從武林書坊得刊本四卷。乃與王宇泰醫鏡四卷。有儀用崇禎辛巳序文合刻者。前有儀用之弟雲章彥文氏順治丁亥序。及儀用康熙二年自序。各卷首刊嘉善蔣議纂定常禮參訂彥文之序。謂儀用負宏濟蒼生之願。出入場屋。見別執事。鬱鬱不得志。以爲無爵位而有功名。可以遂我宏濟之願者。莫若業醫。若徧訪名宿。遂得宗旨於王宇泰先生。發其枕秘。有醫鏡一書。鐫傳海內。學人奉爲指南矣。然而用克鏡醫。必先鏡藥。歲在乙酉。魏塘春夏爲宏光元年。魏塘秋冬爲順治之二年。民之死於兵死於疫者。蓋踵相望。儀用側處北村。惻然心傷。益無意章句。乃集古今藥性全書。並諸名家。及金壇用藥秘旨。手自刪訂編輯。綴方給藥。全活鄉黨貧人。又與常子馨逸互相考論。砥琢詞章。協以聲韻。成書四卷。名曰藥鏡。又云儀用近葺蓬編茨。驅兒輩及僮僕。督耕隴上。暇時買藥歸來。懸壺街市。袖古今醫說。研窮探味。云以自老。據此則儀用應試而未嘗登第。入本朝業醫以終。題要所云。乃據採進本之辭耳。及考嘉興府志撰述門。祇有卜祖學藥鏡。無儀用名。當亦有誤。特識於此。爲吾郡徵文獻者告焉。

張介石謂醫貫以六味治傷寒。其言如飶。葉天士謂景岳以大溫中飲治溫邪時。

疫言滋陰可以發汗。真醫中之賊。蓋趙氏喜用六味。張氏喜用參桂。立言一偏。遂滋流弊。今二書盛行於世。讀者必詳察其失。而節取其長。斯可矣。

史載之方二卷。卽直齋書錄解題所云蜀人史堪指南方也。此書世少傳本。余從新城羅鏡泉學博以智。借得鈔本錄之。洪景嚴集驗方曾記載之。治婦人氣塊刺痛二方。兼及其治驗。蓋亦能醫之士也。然其書中之方。大半皆麻黃、獨活、附子、官桂等藥。其治疫毒痢之通神散。用麻黃、官桂、甘草、川芎、白朮、細辛、獨活、桔梗、防風、芍藥、白芷、牡丹皮、牽牛。第二方用訶子。第三方用硫黃。楊子建襲之。改爲萬全獲命三方。并襲其說。如寒邪犯心。水火相戰。所以先發寒熱。水火相犯。血變於中。所以下赤痢云云。孔以立痢疾論深詆之。斥爲不經之說。又謂不辨人體之強弱。脈息之虛實。擅用麻黃、朮、桂、牽牛、訶子、硫黃。實乃殺人之事。其論良然。

宋靈泉山初虞世古人錄驗養生必用方。人間絕少。咸豐初年。杭州吳山陶氏寶書堂書坊。偶得宋刊本於四明湖州丁寶書。以錢六千購之去。余友羅鏡泉亦喜搜奇書。聞之大驚。急從丁君強借鈔副本。余因得錄一冊。按郡齋讀書後志謂是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謂是三卷。通志藝文略亦云三卷。又有續

必用方一卷。此冊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紹聖五年宗室捐之重刊序文。書中記傳方之人甚多。皆詳其出處行誼。知亦有心人也。卷首論爲醫一條云。用藥之法。先審有害無害。苟能無害。是爲有利。蓋湯丸一入不出。人死豈可復生。歷劫長夜。永爲冤對。無有免離。仁者鑑此。豈不勉旃。語簡旨深。可爲醫門藥石。

張戴人治病。專用汗吐下。然則其時病者。竟無虛症當補者乎。醫術雖高。不謂之偏不得也。其醫業中。往往不詳脈象。此出自麻知幾輩之手。不免多附會失實。至如治勞嗽。治虛治勞。凍瘡。皆以舟車丸。溶川散。大下之。治臨產病喘。以涼膈散二兩。四物湯二兩。朴硝一兩。煎令冷服。且謂孕婦有病。用朴硝。八月者當忌之。九月十月內無礙。其說皆未可信。

雷公扁鵲。皆上古時人。戰國時秦越人慕扁鵲學。因稱扁鵲。迨後宋雷斅炮炙論亦稱雷公。寶材心書亦稱扁鵲。炮炙論之稱雷公。乃後世所傳訛。心書之稱扁鵲。則材直以之自稱。從來著書家。未有如此誇大者。

秀水殷方叔仲春。醫藏自錄一卷。就其生平所見醫書。自上古以及近世。咸載焉。分爲二十函。函各數十種。首曰無上函。自內經。神農本草。難經。諸書。外兼及易經。

洪範繁露。蓋本孫思邈大醫須兼識陰陽卜相之意。同時平湖陳懿典爲作序有云。方叔研討方藥。治病稱神。戶履常滿。然蕭然環闈中。不走五都。不游大人。而醫藏一編。網羅悉人間未覩之書。議論闡古人未發之旨。考嘉興府志。方叔有傳。在隱逸門。是殆精於醫而不以醫名者。方叔又能詩。有安老堂集。惜未得見。

董氏璉。衛濟寶書。吳曉鈺得袁永之影宋定本二十二篇。完善無缺。視文勞宋同本多三之一。後有續添方。乃元人所輯。不知名氏。方多佳者。摘錄於此。治毒蛇咬。先以麻繩紮傷處兩頭。次用香白芷細末。摻於瘡口。以多爲妙。仍以新汲水調下。半兩許。毒氣自消。一方用熱酒調下。諸方皆用。麥冬水蓋欲先護心氣也。繫瘤法。兼去鼠爛痔。出集驗方。真奇捷也。荒花根洗淨帶濕。不得犯鐵器。於木石器中搗取汁。用綫一條。浸半日。或一宿。以綫繫瘤。經宿卽落。如未落。再換綫。不過兩次自落。後用龍骨並訶子末敷瘡口。卽合。依上法繫鼠爛痔。屢用得效。蘇沈良方亦有用蜘蛛者。然費力。不如此徑捷。如無根。只用花泡濃水浸綫。亦得。趙氏嘗用以繫腰間一瘤。不半日卽落。亦不痛。二聖散治咽喉風熱纏喉。一切腫毒。鴨嘴膽礬二錢半。白僵蠶半兩。去絲嘴。共爲細末。每用少許。以竹管吹入喉中。立效。來甦膏治驚邪風癩。心恙狂亂。積熱痰涎上。

衝破傷風。搖牙關不開。無問遠年近日。並皆治之。用乾圓肥好無蛀皂角。去皮弦子搥碎。用清淨酸漿水一碗。春秋浸五日。夏浸二日。冬浸七日。搓揉去滓澄淨。用磁器內以文武火熬成膏藥相似。攤以新夾紙上陰乾。遇病人用時。取手掌大一片。用溫漿水化於磁器內。將病人扶坐。用竹葦筒裝藥水。扶起病人頭。吹入左右鼻孔內。扶定良久。涎出爲驗。此藥治愈病人不計其數。大德六年。有行御史臺徹里大夫舍人一十四歲。因風熱痰涎潮搐。牙關緊閉。不省人事。二臺醫治療無門。有臺掾李受卿收此妙藥。依法吹入左右鼻孔內。須臾痰涎出。及一碗餘。立甦。

人書

魏玉璜先生之琇。續名醫類案。余既借錄閣本全部。後又假得魏氏家藏鈔本。校勘一過。視井閣本多所更正。前有杭太史世駿。余太史集序文。筭目錄。後有魏鈇跋。海寧王孟英士雄潛齋醫話。謂卷首無序無目。殆祇據閣本言耳。今錄跋語於此。云續名醫類案六十卷。乃先君校葉汪氏名醫類案而成。較篁南所輯爲尤備。是書之優劣。提要序文論之詳矣。余小子不敢贊一辭。書中兼援江氏例。臨案諸

附見焉。乾隆甲午歲。恭逢朝廷開四庫全書館。父友朱先生明齋攜此冊入都。亟錄副詳校以進。幸蒙採錄。此千載一時之恩遇。得以藉傳不朽。原本仍發還本家。敬謹收藏。館上指駁數條。謹更正焉。經進後。鮑氏知不足齋擬刊未果。原本爲先人手澤。貽留未敢出以示人。茲慎選楮毫。精鈔全部。詳校裝潢。以冀當代大人君子布金刊板。廣播藝林。誠於身心有裨。弑又何敢爲獨得之祕耶。時嘉慶丁丑冬日。臨江草堂後人魏弑盥手拜跋。

張景岳偏主溫補。尊而信之者不少。近日攻擊之者亦復有人。如葉天士、魏玉璜、章虛谷、陳脩園。其最著也。葉天士發揮一書。尤爲深切詳盡。究之景岳之重扶陽。時勢適然。亦以救弊。學者循覽其書。必當與發揮參觀。斯不爲其所誤。惟發揮爲家藏之板。久不印行。余歷年搜訪。至丁巳歲。始於吳門購得一部。惜力綿未能重刊。廣傳也。

如皋顧小澗。學博金壽。少擅才藻。壯歲貢入成均。屢困秋試。年四十。南歸秉鐸。遂絕意功名。專精醫理。每遇宿學名師。不惜虛懷就正。求其精微。治一證。必刻意精思。寢食俱廢。方定。卒起沈疴。晚歲棄官。家於吳門。求治病者踵相接。門弟子彙錄。



方案。因選擇百條付梓。道光乙酉秋鐫名曰吳門治驗錄。其治病每用人所不恆用之藥而奏捷效。婦女解鬱調經。則以合歡皮煎湯代水。婦女反胃痰飲。則用東壁土牆。白螺螄殼。入黑驢溺。連土陰乾。研末入藥。蓋黑驢溺入腎。陰中至陰。善通水道。取其引火下行。最爲神速。但氣味過燥。胃虛者格格不入。白螺螄能於水土中潛行成道。且可化陽明鬱痰。通厥陰鬱火。又得東壁土拌而陰乾。既無氣味。更得殊功。又治痰迷心竅。忽於數日所讀之書。皆不記憶。用茯神五錢。遠志肉錢半。製半夏錢半。陳皮一錢。九節菖蒲五分。陳膽星五分。珍珠母三錢。生甘草五分。以惜字爐灰一兩煎湯代水。煎服獲效。去膽星。加生益智仁一錢。醋煨靈磁石三錢。十服全愈。蓋養營開竅化痰。特以字紙灰作引。復加益智啓聰明。磁石交心腎。醫以意會。亦由善思而後得之也。

吳縣薛瘦吟福。能詩精醫理。流寓秀水之王江涇。著有瘦吟醫贅。附錄詩十數首。其自書吟稿後云。離家十載感華顛。一檢奚囊一黯然。未必書坊有陳起。江湖詩好定誰憐。語殊清婉。吳江李顯若王猷。聞湖詩續鈔。謂瘦吟治疾疏方。雄談驚座。惟執於用古。持論雖透澈。而服其藥者往往不效。以故門可羅雀。釜或生塵。年七

十餘。窮困以終。然觀醫贅所言。非盡不合時宜者。如云今之傷寒。皆溫熱病也。若太陽之麻桂。青龍等症無有也。初起只須葱豉合涼膈散散表邪。兼清裏熱。令其微汗而解。又云看溫病先驗舌之燥潤。以渴不渴爲要訣。又云暑瘧多燥。其治在肺。重者人參、白虎。或竹葉、石膏。加厚朴。輕者杏仁、滑石、薤仁、絲瓜葉、蘆根、米仁之屬。濕瘧多寒。其治在脾。宜苓、桂、朮、薑。或消暑丸之屬。又云吾吳前輩吳正功。只教人看醫方集解。徐炳南晚年案頭只兩本。廣筆記、青蒲吳元常以臨證指南爲枕中秘。角里牛季亭於己任編亦然。可見心得處不在多也。然無心得者。不得以此藉口。欲求心得。正非多讀古書不可。蓋不博亦斷不能約也。此皆可爲醫學津梁。而其治病乃如此。俗所謂行醫須運氣者。殆非誣歟。

醫贅所列單方有絕勝者。錄之以廣其傳。鮮鮮合歡皮兩許。煎服。治雞盲頗效。吐咽瓦松炙存性等分。研細和入製過蘆甘石內。敷爛弦風眼。極有神功。鳳尾草根背有金星又洗去泥。打爛同雞子清研和如膏。入麝香少許。後敷臍上。一日一換。小便卽長。退水腫甚速。不動臟腑。信良方也。疥瘡每日煎鮮首爲一兩。川草薺五錢。服一二十劑。重者二三十劑。無不效。

小兒小水不通。脹急欲死。囟圖蓮房一隻。煎服即通。鮮者尤妙。

金蟾化管丸。水銀三錢。雄黃一兩。大蟾一隻。銀硝一兩。明礬一兩。先以水銀、雄黃用火酒二觔。漸煮漸添。酒盡爲度。其末用紙包好。取大蟾去腸留肝肺。以藥納入縫好。另銀硝、明礬研末。入陽城罐。加水半茶鍾。加火上熬乾於底。放地中入蟾於內。升文火二枝。中火一枝。武火一枝。候開看刮下靈藥。用蟾酥汁爲衣。如芥子大。凡管用一丸。放管口外。蓋膏藥自入至底。雖灣曲處能到。嫩管自化。老管自退。七日見效。如不全退。再用一丸。無不除根。

老馬蘭頭飽喫。可治內癰。

鼓證濕邪入絡居多。消滯利水。徒傷氣分。焉能奏績。方用新絳錢半。蜣螂蟲二錢。延胡索錢半。絲瓜絡一枚。淡木瓜錢半。川通草一錢。路路通十枚。生米仁八錢。陳香櫟皮半隻。乾佛手三片。川鬱金一錢。遠志八分。卽此數味。出入加減。自能奏捷。至消滯莫如紅麴鷄內金。達下莫如車前子。降氣莫如蘇子。川貝。又瘦吟。自載醫案云。嘗治一徽商積虛痰喘。用金水六君加熟附、細辛、五味、煮米仁漿丸。外用水澄生半夏、生薑二粉爲衣。終劑而十餘年之病如失。後治數人。並效如神。

程氏鍾齡醫學心悟。篇幅雖隘。其方頗有佳者。余戚李氏婦患噎症絕粒。諸藥不效。醫告技窮。奄奄待斃。余檢此書啓膈散。令煎湯服之。北砂參三錢丹參三錢川五分廣鬱金五分荷帶二箇。并頭糠五分。四劑而能納食。去鬱金。加薑皮一錢。服四劑。復加味調理全愈。

南海何西池夢瑤醫編。余徧求之。蘇杭書坊不可得。丁巳冬日。從嚴兼三借錄一部。西池少負才名。學士惠公稱爲南海名珠。生平篤嗜醫學。成進士。爲宰官。不得志。乃歸田行醫。所著醫編七卷。刊於乾隆十六年。自序有云。或曰方今景岳全書盛行。桂附之烈。等於崑岡。子作焦頭爛額客數矣。人咸謂子非醫病。實醫醫。是書出。其時醫之藥石歟。礪當作砭。余笑而不敢言。凡例有云。河間言暑火。乃與仲景論風寒對講。丹溪言陰虛。乃與東垣論陽虛對講。皆以補前人所未備。非偏執也。後人動議劉朱偏用寒涼。矯以溫補。立論過當。遂開酷烈之門。今日桂附之毒。等於刀鋸。夢瑤目覩其弊。不得不救正其失。初非偏執。書中時出創解。頗有裨於醫學。

錢塘趙恕軒學敏。串雅內外編。皆走方術。謂走方之藥。上行者曰頂。多主吐。下行

者曰串。多主瀉。頂串而外。則曰截。截。絕也。如絕害然。此卽古汗吐下三治也。又謂走方有三字訣。一曰賤。藥物不取貴也。二曰驗。下咽卽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倉卒卽有。能守三字之訣。便是能品。其自序謂幼嗜岐黃家言。性尤好奇。聞走醫中有頂串諸術。操枝神而奏效捷。以此獲食。其徒侶多動色相戒。祕不輕授。又多一知半解。罕有貫通者。以故欲宏覽而無由。宗子柏雲。挾是術且老矣。戊寅航海歸。質其道。皆有奧理。顧其方。旁涉元禁。瑣及游戲。未免誇新鬪異。爲國醫所不道。因取其所授。重加芟訂。存其可濟於世。合余平昔所錄奇方。彙成一編。名曰串雅。不欲泯其實也。并矯奇而歸於雅。使後之習是術者。不致爲庸俗所詆謔云云。然觀其所載。多興陽之方。大半熱藥。如天雄、附子、草烏、肉桂、硫黃、阿芙蓉、淫羊藿、鹿茸、蠶蛾等味。用之必致爲害。且導人以縱慾。亦非大雅所當言也。此書無刊本。好事者若以付梓。當更爲芟訂。庶幾盡善。

傅氏女科書。道光丁亥張丹崖鳳翔序刊。近復刊入潘氏海山仙館叢書。王孟英謂文理粗鄙。勦襲甚多。誤信刊行。玷辱青主。余觀此書。措辭冗衍。立方板實。說理亦無獨得之處。尤可怪者。解妒有飲。謂可以變其性情。蕩鬼有湯。且假託乎岐天。

師更列紅花霹靂散。成此書者。當是陳遠公之流。而其學更不如遠公。乃女科書之最下者。

瘍醫大全。搜羅浩富。而不及虜瘡。

見今人門陳載庵治案。瘡出肘后。方探入本草綱目。

松峰說疫。紀載詳

備。而不及肉行。見古人門錢國賓治案。

可見著書之難。而習醫者。當博覽羣書。不得拘守一

家之言。謂已盡能事也。

無錫沈芊綠金鰲要藥分劑十卷。準徐之才十劑分類。凡四百餘品。皆尋常日用必需之藥。故曰要藥。其宣劑五靈脂註云。寒號蟲。四足有肉翅。能飛。但不甚遠。此雖名蟲。既能飛。則屬鳥類矣。從前本草書多列蟲部。恐非是。今故次於禽鳥之例。余按五靈脂自蟲部入禽部。始於本草綱目。豈沈未之見耶。

會稽章虛谷楠醫門棒喝。謂春溫症以黃芩湯爲主方。必加柴胡。葛根爲使。以邪伏少陰。乘少陽上升之氣。而發鬱勃既多。驟難宣達。其火內潰。或作暴瀉。外灼則肢體疼痛。上炎則頭痛喉痛。故加柴胡達少陽之氣。再加葛根入陽明而止渴解肌。則汗泄而熱去。或見其熱盛。過投寒涼。遏其欲出之勢。熱反甚而難退矣。竊思春溫由於冬不藏精。熱邪既熾。真陰必傷。何得更以柴葛升提其陽。重耗津液。卽

欲宣達。加薄荷、牛蒡子、香豉等足矣。間有需柴、葛者。亦屬偶然。不可云此症必加柴、葛也。景岳全書發揮。世皆知爲葉天士之書。按武進曹畸庵禾醫學讀書志。謂此書爲梁溪姚球所撰。坊賈因書不售。剗補桂名。遂致吳中紙貴。又謂陶氏全集。山陰劉大化所撰。本草經解要。醫效祕傳。本事方釋義。皆僞託葉氏。余觀數書中。景岳全書發揮爲最勝。惟盡情斥詈之處。有傷雅道。知其非天士手筆也。昌邑黃坤載御元少耽典籍。三十歲左目紅濇。爲醫誤治。過服涼藥失明。遂發憤習醫。窮究義蘊。著書甚富。然渺視千古。毀謗前人。其作素靈微蘊。謂仲景而後。惟思邈真人不失古聖之源。其餘著作如林。無一綫微通者。驚悸之症。在傷寒皆得之汗多陽亡。爲少陽相火鬱發。或以汗下傷陰。甲木枯槁。內賊戕土。乃有小建中炙甘草證。重用芍藥。生地以清相火。至於內傷虛勞。驚悸不寐。俱緣水寒土濕。神魂不藏。無相火上旺而宜清潤者。卽偶有之。而脾腎終是濕寒。嚴用和冒昧而造歸脾之方以補心血。薛立齋又有丹皮梔子加味之法。張景岳、趙養葵、高鼓峰、呂用晦更增地黃、芍藥之輩。復有無名下士。作天王補心丹。肆用一派陰涼。羣兒醉夢不醒。成此千秋殺運。可恨極矣。夜熱之症。因陰旺濕土。肺胃不降。君相失根。二

火升泄。錢仲陽乃作六味湯丸以滋陰虧。薛氏推廣其義。以治男女勞傷各種雜病。張氏、趙氏、高氏、呂氏、祖述而發揚之。遂成海內惡風。致令生靈夭札。死於地黃者最多。其何忍乎。下至二地、二冬、龜板、黃柏諸法。不可縷悉。究其源流。泄火之論。發於河間。補陰之說。倡於丹溪。二悍作俑。羣凶助虐。莫此爲甚。足之三陽。自頭走足。凡胸脅壅滿。上熱燔蒸。皆足陽明少陽之不降也。李東垣乃作補中益氣之方。以升麻、柴胡升膽胃之陽。謬矣。而當歸、黃耆亦復支離無當。風寒之症。仲景之法備矣。陶節庵作九味羌活之法。雜亂無律。而俗子遵行。天下同符云云。黃著作繁富。時挾精奧。惟所定諸方。偏於扶陽。遺精症謂土濕陽衰。生氣不達。乃用桂枝、附子。墮胎症謂命門陽敗。腎水漸寒。侮土滅火。不生肝木。木氣鬱陷而賊脾土。乃用乾薑、桂枝充其類。將生人絕無陰虛火旺之症。是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矣。餘杭稽留山石雲院微塵上人。以其家傳經驗奇方濟世活人。年老懼失傳。悉付之梓。名曰石雲選祕。凡二卷。書中有接骨神方。用鬧楊花子燒酒浸一夜。煮酒每服二分。亦可蒸透晒乾爲末。入虎骨五分。早上服。午間骨響。接上神效。余以庠說天台葉氏售跌打損傷藥致富。甚祕其方。後爲傭工人竊得以傳。乃用鬧楊花子



置竈邊。得煙氣熏蒸。二三年後。研爲末。收藏勿洩氣。每服二三分酒下。治損傷立效。但力猛不可多服。石雲方正與此同。

歸安汪氏涵暎筆花醫鏡。謂程鍾齡女科一卷。悉從諸大家論說中斟酌盡善而出之。字字毫髮無憾。並無近時臨證指南等纖巧習氣。故依治每收實功。不知臨證指南雖成於葉氏之門人。採錄冗繁。誠爲可議。然其審證立方。實多可法。可傳。卽如女科之症。必主奇經。洵能獨出手眼。遵而用之。鮮不獲效。程氏書豈能見及此耶。是故讀程氏書可與立。不若讀葉氏書可與權也。

秀水錢彥臞處士經綸。居王江涇。康熙間人也。醫術精覈。有人仲冬病寒。諸醫雜治不效。獨處士言。伏暑投青蒿一味而愈。治病受值。必視其貧富。貧者常謝不受。富人以厚幣遠來。則又卻之。且謝曰。若幣重。不難致他醫。何必我。我鄰里孤窮疾。病者若而人。待我診治。安能舍之他適哉。或道逢他方人。問錢先生安在。輒應曰。死久矣。用是名不出鄉里。而貧亦如故。歿後。鄉人相傳爲土地神。歷百餘年。未嘗著靈怪。而禱祠下者不絕。蓋隱君子之有德於鄉閭者也。著有脈法須知三卷。咸豐五年。其同里計二田。上舍光昕。爲鏤板以傳。貽余讀之。蓋蒼萃諸家之說。而出

之以精確。非積學有得者不能也。其問法要略一篇。語約而意詳。勝於張景岳之十問。備識於此。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問便。慎之至也。問男女老幼貴賤得病何日。受病何從。飲食便利。情懷勞逸。今昔何如。曾服何藥。日夜起居。寤寐有無。痰嗽嘔噎。脹悶汗渴。煩悸頭目耳鼻口咽喉胸脅腰背腹痛。手掌冷熱。喜惡寒熱。膝痠足腫。曾患何疾。瘡傷中毒。痞血病久。或汗下過傷。所嗜何味何物。或縱酒。或長齋。或房室。或泄滑。問婦女月水。有孕果動否。寡婦室女。氣血凝滯。兩尺多滑。非胎也。心腹痛。當問新久。懶言。惟點頭。中氣虛也。昏憤。不知人。或暴厥。或久病。婦人僵厥。多中氣。宜辨之。小便黃赤。爲濕熱。清之滲之。小便色白。無熱也。不可治熱。利則氣順。澀則痰滯。重墜牽掣。爲虛。煩悶拘急。爲實。喜熱惡利。爲虛。喜利惡熱。爲實。

嘉善名醫俞東扶先生震。古今醫案按十卷。乾隆四十三年自序刊行。其書選擇簡嚴。論說精透。可爲醫林圭臬。惜坊間流傳甚少。道光時。重修嘉興府志。方技門。不爲先生立傳。撰述志亦不載此書。缺點也。其書甚推尊葉氏。所錄治案。多臨證指南所未載。卷三痢門有曰。嘉善一嫗。常便血。時發時止。至五旬外。夏月便鮮血。

裏急後重。時或不禁。脈輒不數。用五苓。建中轉甚。因向宜涼血藥。仍以四物加槐榆查麩。亦無效。葉天士先生以生蒼朮。生厚朴。炒陳皮。炙甘草。雞內金。砂仁殼。丁香柄丸服全愈。又有一童子久痢。葉亦用此方全愈。人不解其故。震讀徐春圃醫統。因見此方。名醉鄉玉屑。治小兒食瓜果致痢。久不愈。乃服先生之典博也云云。余嘗以此方加車前子。澤瀉。治食傷水瀉。亦多獲效。

吳恕傷寒指掌十卷。見殷方叔醫藏目錄。皇甫中傷寒指掌十四卷。見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二書皆少傳本。嘉慶初。茗南吳坤安貞。又著傷寒指掌四卷。以南方近日之傷寒。大半屬於溫熱。治法與傷寒不侔。傷寒入足經。而溫邪兼入手經。傷寒宜表。而溫邪忌汗。傷寒藥宜辛溫。而溫邪藥宜辛涼。苟不辨明。必有誤治。故其書既述六經本病。而特參以溫熱立論。兼及類傷寒之症。先古法。後新法。條分縷晰。既精且詳。余從烏程邵藹人茂才楠借錄一部。為藹人之尊人仙根先生所評擇。闡發曲暢。令閱者心開目明。仙根先生治病二十餘年。屢拯危篤。蓋得力於此書為多。

本朝醫學極盛。醫書亦大備。傷寒之書。喻嘉言尚論 柯韻伯來蘇 王晉三古方 俱

獨出手眼。直抉心源。傷寒六經兼諸症。柯氏發其端。溫熱等病究三焦。葉氏宣其

旨。若南吳坤安蒼萃羣言。勒為成書。傷寒指掌而傷寒之學無餘蘊矣。雜病之書。首稱

葉天士。臨證指南而張石頑。醫通秦皇士。證因脈治次之。他若吳鞠通之溫。溫病條辨戴麟郊。廣溫

劉松峰。松峯說疫余師愚。疫症一得之疫。吳師朗。不居集之虛勞。蕭慎齋。女科經緯沈堯峰。女科要

女科。程鳳雛之幼科。慈幼筏葉大椿之痘科。痘學真傳顧澄江之外科。傷寒醫大皆突過前賢。

本草之書。劉若全。本草述盧子繇。本草乘雅倪純宇。本草彙言張隱庵。本草崇原張潞玉。本草逢原鄒

潤庵。本草綱目拾遺罔不領異標新。足資玩索。醫案之書。魏玉橫之博大。續醫類案

俞東扶之精深。古今醫案按顧曉園之靈巧。吳門治驗錄並堪垂範來世。辨正之書。徐

靈胎之醫貫砭。孔以立之。醫門普度。劉松峰之溫疫論類編。姚頤真之景岳全書

發揮。坊買假託葉天士撰也均可覺迷振憤。單方之書。毛達可之濟世養生集。便易經

驗集。亦為醫門珍笈。其餘著述如林。尙難悉數。有志於學者。誦習古書。而又潛研

諸家。棄駁取純。融會而貫通之。何患道之不明不行。

高麗康命吉濟衆新編。採集衆書而成。無甚創解。惟新增管見一條。論服人參附

子之害。語特精當。足以警世。錄之。無論大人小兒。人參附子。用之於熱在陽分。則

其害立至。醫者卽覺。若用之於熱在陰分。則外似無害。或至數兩而死。或至數觔而死。死亦不悔。醫者病者終不覺悟。蓋病在陰分。用熱藥熬盡其津液。然後命盡故也。如此死者。頻頻見之。

西國醫士合信氏。西國略論。略內症而詳外症。其割肉鋸骨等法。皆中國醫人所不敢用者。內治之法。亦與中國異。如治瘧用信石酒。霍亂用雅片膏。樟腦滾酒和服。使中國醫人用之。悖矣。其診脈至數。驗以時表。取其旋運有準。謂華人用鼻息呼吸。恐有遲速長短。不如時表之準也。

吳門顧松園靖遠。少日有聲譽。序後因父患熱病。爲庸醫投參附所殺。於是發憤習醫。寒暑靡間者。閱三十年。求治者踵相接。曾供直御醫院。以親老歸。著醫鏡十六卷。徐侍郎秉義爲之序。稱其簡而明。約而該。切於時用而必效。非虛語也。嘗治汪纘功患時感症。見症屬陽明。因立白虎方。每劑用石膏三兩。二服熱症頓減。郡中著名老醫謂徧身冷汗。肢冷發呃。非參附勿克回陽。諸醫和之。羣譁白虎再投必斃。顧引仲景熱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陽症忽變陰厥。萬中無一之說。諄諄力辨。諸醫固執不從。投參附回陽。歛汗之劑。汗益多而體益冷。反詆白虎之害。微陽

脫在旦暮。勢甚危。舉家驚惶。復來求診。顧仍用白虎。用石膏三兩。大劑二服。汗止

身溫。後仍用前湯加減。數服全愈。遂著辨治論。以為溫熱病中宜用白虎湯。與此說

思愚疾症一得相。並不傷人。以解世俗之惑。顧有秘方。載在醫鏡。一為治膈再造

丹。川黃連二兩。去毛細切用水九碗煎至六碗。又加六碗煎至三碗。下赤金一錠。重二兩。紋銀一錠。重二兩。侵湯內。大田螺五十枚。

仰放盤中。以黃連汁挑點螺眼。頃刻化為水。用絹濾收。菜菔子煎汁。韭菜汁。側柏葉汁。梨汁。竹瀝

童便各小人乳。羊乳。牛乳各一。將黃連水同金銀田螺汁煎至碗半。次下

萊菔汁煎至碗半。次下韭汁。次下側柏葉汁。次下梨汁。次下竹瀝。次下童便。俱以

煎至半碗為候。將金銀取起。下人乳煎。次下羊乳。次下牛乳。俱以煎至一碗為候

成膏。入磁罐內封口。埋土內一夜。每用一茶匙。白滾湯下。極重者三服全愈。如湯

水不能進者。將膏挑置舌上。隨津嚥服。自能飲食。然愈後須食糜粥一月。方可用

飯。此方清火消痰。去瘀滋陰。養血潤燥。得之何氏。按京江何培元濟生方中有此方。家傳。謂能挽

回垂絕之症。故以再造名之。一為治痧。硫磺九。明礬。硫黃各四兩。先將二味為末。

用豆腐漿在砂罐內煮一晝夜。取出。去豆腐渣。仍入罐。微火熬至乾燥。貯入磁瓶。

埋地深三尺。三日後取出。礬。硫化紫金色。最下一層。有渣泥不用。再將茯苓。山藥

各三兩。同蒸晒露一宿。酒炒當歸、白蒺藜各四兩。烏藥、半夏炒各三兩。杏仁焙一兩半。陳皮去白炒、小茴香各一兩。以上各藥共研細末。棗泥爲丸。清晨鹽湯下一錢。臨臥白湯下一錢。此方爲斷除痧根之神劑。有人病痧十年。或十日或一季半年。時一舉發。痛不可忍。叫喊驚人。甚卽暈去。或用探吐。或用醋炭熏搖。略得解醒。不能斷除。後用此丸數服。而病霍然如失。此症深入骨髓。百無一救。幸得此方。竟可起死回生。且余屢經試驗。其效若神。真千金不易之聖藥。故亟爲表示。以公諸世。顧又有治虛勞方。用生地、熟地、天冬、麥冬、龜板、桂圓、玉竹、茯苓、人乳、山藥。吳醫彙講乃屬之汪纘功。方中增入牛膝一味。豈顧著醫鏡一書。爲汪氏所竊取耶。附誌於此。俟後之君子詳考焉。

深可惋惜

醫鏡一書世無刊本其中自製方佳者甚多已未歲從直隸李參軍晉恆假錄全部庚申杭州遇亂失去

咸豐戊午冬月。吳曉鈺應京兆試歸。寄我齊氏醫案六卷。乃四川敘州齊有堂秉慧所著。自序作於嘉慶十一年。內有效方數則錄之。救勞殺蟲丹。鱉甲一斤酒醋浸透。茯苓五兩熟地、山藥、沙參、地骨皮各一觔。山萸肉八兩。白芥子、白薇各五兩。人參二兩。鰻鯉魚重一觔餘。或二觔更好。先將鰻搗爛。和前藥爲細末。粳米飯碾

成丸。梧子大。每夜五更時洗臉。北面向天念北斗呪。北斗呪云。療神。療神。言我生

如律七遍。卽以開水送丸五錢。服畢。南面吸生氣入腹中。燒降香置牀下。午時又

依前法吞服。曾以此法治曹三思。服至半料。蟲盡化水。由小便下。狀若稀糊。半載

而康。連生五子。按仁齋直指勞瘵方有北斗呪。其辭相同。其藥純正。神應散。治時氣纏

喉。水藥不下。牙關緊閉。不省人事等症。余以此方活人甚多。修合之。佩以濟人。德

莫大焉。用明雄黃、水飛枯礬、服礬藜蘆、生牙皂、炙黃等分爲末。磁瓶收貯。每用豆大一粒。

吹入鼻內。取嚏吐痰神效。神仙通隘散。治咽喉腫痛。生瘡聲啞。危急之甚。并治虛

勞聲嘶咽痛。用礪砂、兒茶、青黛、寒水石各二錢。蒲黃、牙硝、枯礬、川連、黃柏各六分。

冰片、潮腦各二分。共研極細末。磁瓶收貯。每用吹鼻立效。齊嘗出遊。與夫發痧。昏

暈欲絕。倉卒無藥。一老翁告曰。可卽透取烟管中油如豆大。放舌下。捧水飲之。如

法治之。少頃。輿夫起曰。真靈丹也。我病去如失矣。乃擡齊回家。老翁又言此法不

特治痧。尤能治毒蛇咬傷。以煙管燒熱。滴油擦患處立效。後以試用果驗。

大興劉繼莊獻廷。負經世才。於學無不淹貫。所著廣陽雜記。間有及醫事者。述之

以資多識。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



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菌一兩。猪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爲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奇方也。

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延余診之。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藁本各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爲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明末高郵袁體庵。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庵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矣。宜急歸。遲恐不及矣。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之。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故以危言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乃北向再拜而去。

太平崔默庵。醫多神驗。有一少年新娶。未幾出痘。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束手。延默庵診之。默庵診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脈平和。惟稍虛耳。驟不得其故。時因肩輿道遠。腹餓。卽在病者榻前進食。見病者以手擘目。觀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思食否。曰。甚

思之。奈爲醫者戒余勿食何。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榻桌椅漆器熏人。忽大悟曰。余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觔生搗。徧敷其身。不一二日。腫消痘現。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爲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新安程雲來林。博究羣書。所著醫暇卮言。乃深於格致之學者。余尤愛其論夜臥一則。有裨於養生。錄之夜臥能使氣降。晝臥能使氣升。人至暮勞極。眼白昏而帶赤。靜臥一宵。詰朝對鏡。清澈如故。此氣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愁自解。若因而沈寢。則初覺之時。目白必赤。此因臥而氣反升之驗也。蓋晝當與陽俱開。乃逆其候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豪飲。皆傷壽源。古人云。夙興夜寐。出入息。天之命。人之紀也。愚一生勸人夙興。不勸人夜坐。

吳門朱東樵鑰。有本草詩箋。錢塘陸典三文謨。亦有本草詩。而陸爲勝。徵引亦較廣博。藥各繫以七律。凡五百三十四首。錄其第一首人參詩云。五葉三椹別樣新。黃參上黨味尤純。瑤光星散天邊寶。人體精成地底珍。開胃助脾能補氣。寧心潤肺自安神。元陽可喚春回轉。虛實須教辨識真。按人參功用固大。誤服之害亦非

細。末句命意深矣。

袁隨園所爲徐靈胎先生傳。載治疰耕石疾。閱之不甚了了。近觀洄溪醫案。乃始釋然。醫案云。蘆墟疰耕石暑熱壞症。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牀。此陽越症。將大汗出而脫。卽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曰。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卽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卽寒令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霹靂耶。黑神曰。熬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箇西瓜何如。黑神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不消。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澹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 卷二

### 形體

鼻之下口之上爲水溝穴。名爲人中。其說有二。一謂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也。一則謂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見程雲來醫暇卮言。

膀胱或謂有上口無下口。或謂有下口無上口。張景岳、李士材亦主此說。人皆信之。而不知其非也。若無上下口。何以有交腸之病乎。吳縣沈實夫果之。獨謂上下皆有口。而上口常閉。水之入於膀胱。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上口以入。若腑氣大

虛則力乏而竅不能閉。或邪熱傷腑則主開泄而竅亦不能閉。甚至有交腸之病。糞從小腸下口入膀胱上口。並隨小便而出。譬如人身之外竅。臍孔與兩耳兩乳。亦常閉而不開。有故則或出膿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類推矣。此論最為近似。余按唐與正治吳巡按病不得洩。臥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詢知常服黑錫丹。因悟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沙入膀胱。臥則徧重。猶可洩。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爲十服。煎瞿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遂愈。觀此益可證膀胱之有上下口也。

### 中風

中風最宜辨閉脫二症。閉症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氣壅塞。語言蹇澀。宜用開竅通絡清火豁痰之劑。如稀涎散。至寶丹之類。脫症口張目合。手撒遺尿。身僵神昏。宜用大補之劑。如參附湯。地黃飲子之類。然閉症亦有目合遺尿。身僵神昏者。惟當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氣粗。脈大以爲別。脫症亦有痰鳴不語者。惟當辨其脈虛大以爲別。至於閉症氣塞。亦有六脈俱絕者。不得以其無脈而遂謂是脫症也。

## 傷寒

徐靈胎傷寒類方白頭翁湯注云。凡下重者。皆屬於熱。按金匱要略云。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是則下重不專屬於熱矣。特熱症較多。當察脈症治之。不可執一。陽明主鬲。故其病爲胃家實。太陰主開。故其病爲自利。胃家實者是胃液燥竭也。故必渴。藥用梔豉、白虎、人參、竹葉、石膏、承氣等。以存津爲主。自利者是脾臟寒濕也。故不渴。藥用理中、四逆等溫中爲主。

傷寒論桃花湯症。或以爲寒。或以爲熱。或以爲寒熱不調。或以爲先熱後寒。持論不一。獨沈棣懷醫學三書論至爲詳確。備錄之。陽病下利。便膿血。協熱也。陰病下利。便膿血。下焦不約而裏熱也。與桃花湯固下散寒。成氏此注。深合仲景之旨。蓋少陰傳經陰病。病於少陰之經。實結於胃。少陰直中之寒症。病在本藏。下焦虛寒。失閉藏之職。故用溫補以散裏寒。而固腸胃。準繩反以成氏釋裏寒爲非。豈不思熱而用固腸收瀉之劑。則熱何由去耶。吳緩謂此症三陽傳來。純是熱病。赤石脂性寒。假乾薑以從治之。彼蓋見血爲熱。不知有形之血。必賴無形之氣以固之。下

焦虛寒不能固血。非溫補不能助陽以攝陰。何必陽病熱而始便膿血哉。赤石脂性溫。丹溪、東垣皆云。然吳緩何據而謂其寒。喻昌頗知仲景救陽之意。而於此條亦以爲熱症。乃云滑脫卽不可用寒藥。何以仲景於自下利者。多用黃芩、黃連耶。白頭翁又何爲耶。其注支離矛盾。學者當細詳之。以經按下列法。汪苓友傷寒辨症廣注言之最悉。附錄於此。少陰裏寒便膿血色必黯而不鮮。乃腎受寒濕之邪。水穀之津液爲其凝泣。醞釀於腸胃之中。而爲膿血。非若火性急速而色鮮明。蓋冰伏已久。其色黯黑。其氣必臭。其脈必微細。但神氣靜而腹喜就溫。欲得手按之而腹痛乃止。

### 陰證陽證

病症陰陽疑似。最難辨別。卽如厥有陰陽二症。李士材謂陰厥脈沈弱。指甲青而冷。陽厥脈沈滑。指甲紅而溫。以此爲辨。蒲城王竹坪先生夢祖傷寒撮要採之。以爲此說最精。留心體驗之。百不一失。然觀續名醫類案疫門。載施幼升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苔刺如鋒。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小便赤澀。得涓滴則痛甚。此當急下之症也。惟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脈如絲。尋之則有。按之則無。醫者引陶氏全生集以爲陽症。但手足厥逆。若冷過肘膝。便是陰症。況通

身微冷乎。又陶氏謂陰陽二症。全在脈之有力無力中分。今已脈微欲絕。按之如無。比無力更甚。遂進附子湯。煩燥之極。不逾時竟殞。觀此知陰症似陽。又未可以脈沈弱指甲青冷爲憑。余按成無已曰。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此說辨別。至爲精審。又凡六氣之感。異於傷寒之傳經者。惟舌較爲可憑。陰症亦有黑胎焦黃胎。然其胎必浮胖。或滑潤而不枯。此等處非細心體察。鮮不致誤。上海王協中敬義疫癘溯源載吳門汪姓患疫症。適當酷暑。體厥四肢冷。脈極虛。醫用參附并四逆等藥。遂至危殆。及延余診。見其咬碎臂舌。周身赤斑。成片形。倦而口中謔妄。不成語句。脈參伍極亂。已無下手處矣。以此合魏案觀之。知陽症陰脈。誤投溫熱。必至殺人。可不懼哉。

右所述通身肌表如冷。指甲青黑。六脈如絲。進附子湯而殞。此陽症似陰。誤作陰症治而死也。亦有陰症似陽。誤作陽症治而死者。黃退庵症治指要云。一婦小產後。身作大熱。舌黃脈大。口乾。大便多日不解。醫者不辨其假。而用白虎湯一服。便通熱緩。病家大悅。余診之。謂此乃格陽於上。其方不可再服。必當溫補。問既係虛症。何昨日服藥大便通熱勢解耶。余曰。此大便之結。如寒月水澤腹堅。其通者。幾微元陽爲寒涼所逼而出。其熱勢減者。亦因寒涼灌濯。暫爲退舍。脈象浮大。輒如



絲絮急服八珍湯。尙恐無及。其家不信。醫來復診。見有應效。仍用前方加麥冬、五味子。服後兩目直視。循衣摸牀。一晝夜而終。悔無及矣。余按肌寒在內而格陽於外。寒在下而格陽於上。此爲無根之火。症見煩躁欲裸形。或欲坐臥泥水中。舌苔淡黃。口燥齒浮。面赤如微酣。是爲戴陽或兩顴淺紅。游移不定。異實熱症之盡面通紅紅帶白嬌。言語無力。納少胸悶。渴欲飲水。或咽喉痛而索水至前。復不能飲。肌表雖大熱。而重按則不熱。或反覺冷。或身熱反欲得衣。且兩足必冷。小便清白。下利清穀。亦有大便結者脈沉細。或浮數。按之欲散。亦有浮大滿指。而按之則必無力。是宜溫熱之劑。如八味丸等藥。須涼服。從其類以求之也。

暑者

陸麗京醫林新論謂人之游於暑月而清明在躬者。恃有元氣以勝之。世俗夏月輒服香薷飲。不知香薷性味辛溫。走散真氣。厚朴氣力辛猛。摧陷元陽。招暑引邪。無過於此。更有服六一散者。不知甘草性雖和平。而向有中滿喘脹。及胸多積滯者。亦不宜概用。滑石利竅。表虛者服之則衛氣不固。遺滑者投之。則精關不守。此

又不可不審也。孫真人以爲虛弱之人。暑月當服生脈散。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之氣。余則以爲尋常湯飲。須用烏梅沙糖湯。尋常水飲。須用梅漿水。此既補元。又能消暑。況兼爽口。貧者可以通行。又見有夏月施茶茗者。其性寒涼。消尅暑月之人元氣。已自摧殘。而勞傷困憊。正藉資扶。乃更飲茶茗。重虛其虛。冷飲則腹痛泄瀉。熱飲則散表出汗。胃氣一虛。不覺暑氣透入。忽而長途昏倒。痧悶叢來。變生俄頃。皆此地之爲。而人未之知也。此後有施湯飲者。熱湯宜調入砂糖少許。冷水宜調入梅漿少許。如有梅漿。亦可入砂糖少許。收斂真氣。大助元神。既飲之後。兩目神明頓爽。兩足精力湧出。飢卽暫飽。渴亦生津。此可驗也。不則寧用白滾湯或白水。丹溪云。淡食能多補。況太羹元酒。以無味爲至味。故當知其利益耳。吾願世之爲善人長者之行者。其亟改而傳廣之。余謂香齋飲決不可服。六一散若於暑路遠涉之後。胸痞惡食。飲之以解暑氣。往往獲驗。特非常服之品。沙糖梅漿。誠遠勝於茶茗。然既受暑氣之後。服之病必增劇。以此施捨。安得徧執途人而問之。竊謂養生家之服食。當效其法。若欲施之行路。轉不如白滾湯之有利無弊。按章杏雲飲食辨云。暑月力作及注夏之人。常飲糯米湯秣米亦妙。代茶能保肺氣。固

衛陽。此卻人人可用。勝於沙糖梅漿也。

方書有云。暑月中熱卒死。薑湯童便乘熱皆可灌之。切勿飲以冷水。及令臥冷地。卽至不救。今按暑症忌薑。嘗有中暑而患乾霍亂者。飲薑湯一錢卽斃。治中熱卒死。古方蒜泥井水法最良。吾里孔雅六學博。憲采言嘗於酷暑中見一老嫗倒地。口眼盡閉。鼻無氣息。急令人以蒜頭二顆研爛。取路上熱土。日晒處淨土是也。汚泥不可用。新汲井水一椀調勻。以箸啓其齒灌之。五七匙後始受而作嘔。灌盡大吐有聲息。手足亦漸舒動。至黃昏後方甦。自云烈日中行十餘里。心煩口燥。啖麥餅暈悶而絕。不自知也。投以此方。暑食俱得吐去。而人乃蘇。後屢治中暑者均效。

### 暑風

表弟周克庵學正士燮。熟精醫理。道光丙午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醫皆束手。克庵家病者甚衆。親自療治。獲痊。憫世醫之寡識。爲作論曰。暑風由口鼻而入。時冷穢氣亦由口鼻而入。先傷上焦。手太陰肺經。其始見症也。或喉痛而腐。或不腐。洒洒惡寒。蒸蒸發熱。有汗不解。遍體現紅暈。舌白膩。首用辛涼。

平劑。連翹、薄荷、荆芥穗、銀花、淡豆豉、牛蒡子、苦桔梗、杏仁、元參、紫馬勃、瓜蒌皮、白茅根、竹葉。可隨症選用。以表泄表風。兼宣穢濁。其繼也。但熱不寒。喉痛仍在。痰涎稠膩。目紅多眵。舌絳無苔。紅痢雜以白疹。煩渴昏悶。燥擾不安。寐則自語。醒則神清。狀類犀角地黃及白虎湯證。不知肺衛與心營甚近。此係肺熱侵逼包絡。未嘗竟入營分。以神不昏昧辨之。此時遽與犀角。是開門揖盜也。或識蒙竅阻。犀角並牛黃清心丸。至寶丹。亦不在禁例。至白虎證脈洪大自汗不止。口渴無度。遵古法脈之誠無誤。倘用不合法。恐肺經之邪熱無出路。致下迫大腸而爲痢也。宜用川鬱金、黑山梔、瓜蒌皮、蘆根、竹葉、桑葉、池菊之類。以廓清熱邪。開泄穢氣。如毒重者。甘草、人中黃、大青葉、板藍根。亦可隨意加入。再兼症或有身痛肢軟。卽暑風流走肢體。參用防己、秦艽、桑枝一二味可也。總之。此症留戀手太陰肺經居多。故用藥宜輕清宣解。不必用苦寒沈降之品。誅伐中下二焦無過之地。

霍亂轉筋

俗稱吊脚痧

山陰田雪帆明經晉元著時行霍亂指迷辨正。世俗所稱吊脚痧一症。以爲此真

寒直中厥陰肝經。卽霍亂轉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瀉利清水。頃刻數十次。少者十餘次。未幾卽手筋抽掣。嘔逆。口渴恣飲。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甚則聲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視。手足青紫色。或徧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脈絕。急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緩者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醫認爲暑濕。妄投涼瀉。或認爲痧氣。妄投香散。十香丸。鳳類鮮有不斃。宜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當歸二錢炒白芍錢半桂枝錢半炙草一錢通草一錢吳萸錢半細辛八分生薑三片黑棗三枚水煎冷服。輕者二三劑。進二三劑。卽愈。重者多服數劑。立可回生。百治百效。真神方也。如嘔者。本方加薑製半夏三錢。淡乾薑一錢。口渴恣飲。舌黃。加薑炒川連五分爲反佐。經所謂熱因寒用也。腹中絞痛。名轉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錢。手冷過肘膝。色現青紫。加製附子三錢。若聲嘶目上視。舌卷囊縮。脈已絕爲不治。服藥亦無及。速用艾灸法。臍下三寸關元穴用附子搗爛拌作餅如錢大安穴上用生薑切片如錢貼灸其上灸十四壯重者三十壯嘔瀉止厥回卽愈如無附子用生薑切片如錢貼灸亦可無薑貼肉灸亦妙病入腹內知溫嘔瀉卽漸止量寸法以病人中指中一節若干長爲一寸用草心候準量之不可截斷只須摺作三疊卽三寸矣此症種種皆肝經現症。亦寒邪爲病。可疑者口渴舌黃。喜冷飲。及不欲衣被兩症耳。緣坎中真陽爲寒邪所逼。因之飛越。所謂內真寒而外假熱。但以脈辨之。自無游移矣。有習用溫補之醫。知此症爲陰寒。治

用附子、理中、四逆等湯。溫補脾腎。究非直走厥陰。仍不能奏效。余按此症。自嘉慶庚辰年後。患者不絕。其勢至速。醫不如法。立時殞命。而方書罕有詳載治法者。特備述之。以貽世云。

許辛木云。治弔脚痧。莫妙於來復丹。然硫黃須用真倭產。如用土硫黃。卽不驗。而服此丹。用小丸者。每卽吐出。惟作大丸。臨用舂作末服。雖吐亦不盡。再服再吐。少頃藥性發。卽不復吐而愈。用薑湯送下。須極濃極辣。乃佳。道光辛巳。此症盛行。有搗濃薑汁。頻服而愈者。

### 熱

發熱有陽陷入陰者。有陽浮於外者。陽陷入陰者。其熱自陰分達於陽分。與瘧熱相似。而實不同。瘧爲陰陽交爭。此爲陽陷於陰。故但熱不寒。若獨用表散藥。則藥力從陽分而泄。何由入陰分引陽邪而出。用宜孫真人柴胡梅連散。蓋以梅連攝柴胡入陰分而出之陽。其邪乃得去也。說見小兒陽浮於外者。乃表裏俱虛。陽氣不歸元而浮於外也。宜以六神散入粳米煎。和其胃氣。陽氣歸內。身體自涼。說見慈幼

錢 此二症一係外感。一係內傷。臨症宜詳察之。柴胡梅連散。柴胡、前胡各三

錢。胡黃連、烏梅各一錢。右以咀。每一錢。童便一盞。猪肱一枚。猪脊髓一條。韭

根白半錢。同煎。不拘時溫服。六神散。四君子加山藥。扁豆薑水浸。煨生

薑。大棗。王孟英讀書精細。最有卓識。如論虞花溪治夜熱症。獨能辨前人之

誤。詳見古今醫案按選。備錄於此。

虞花溪治一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晨退。五心煩熱無休止時。半年後。虞診其脈。

六部皆數伏而牢。浮取全不應。與東垣化陽散火湯。則妙切記此法今人竟陰降火矣。四服熱減

大半。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帖。熱悉退。後以四物加知柏。少佐炒乾薑。服二十

餘帖愈。

余按夜熱脈數的係陰虛。因其脈伏且牢。浮取不應。故用升陽散火得效。仍以陰

藥收功。然陰藥用六味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芎歸合知柏。及從治之炒乾薑

也。王孟英云。此熱在血分。而誤治半年。其熱愈伏愈深。故脈症如是。初用升陽散

火。所謂火鬱發之也。後以炒乾薑佐四物。知柏收功。乃血分受病之專劑。與陰虛

生熱當用陰藥者。治法有別。誤用皆爲戈戟。

江氏之注。俞氏之論。皆欠明晰。無怪庸庸者之議藥不議病也。馮楚瞻曰。潮熱之症。有陰陽之分。平旦潮熱。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諸陽用事。熱在行陽之分。肺氣主之。日晡潮熱。自申至寅。行陰二十五度。諸陰用事。熱在行陰之分。腎氣主之。一以清肺。一以滋腎。若氣虛潮熱。參耆熟附。所謂溫能除大熱也。血行潮熱。歸芍骨皮。所謂養陰退陽也。其論潮熱頗詳。如傷寒論所云。日晡潮熱。以陽明主於申酉戌之故。則所謂行陽主肺氣。行陰主腎氣。乃渾舉之辭。不可執一。

### 熱入心胞

大人小兒感證。熱入心胞。神昏譫語者。有犀角、羚羊角、連翹、金銀花、元參、生地、人中黃、生甘草等味。送下至寶丹。往往獲效。其有熱邪深入發瘧者。亦宜以此療之。世人遇小兒患此證者。妄謂驚風。用鍼挑之。走泄真氣。陰陽乘逆。轉至不救。咸豐戊午秋日。仁和司訓吳蓉峰之孫女。十二歲。冒暑神昏譫語發瘧。余以煎藥投之。蓉峰之室人。復延女醫視之。謂是驚風。以鍼挑之。次日病勢轉劇而殞。余甚訝



藥之無靈。深以為歉。庚申秋日。避難北車塔村。村中陳氏兒發熱神昏。讖語發瘧。余仍以前藥與之。服藥後酣睡。汗出似有轉機。忽其戚某醫來視。謂是驚風。以鍼挑其胸腹。其汗遂斂。病益加重。至夜即斃。同時余又治二人。病情相同。皆用前藥得瘥。則皆不用鍼挑者也。始知前二人之死。非藥之咎。實由誤認驚風而用鍼挑耳。特誌之以示戒。

### 疫

內經療疫小金丹古法。今不能用。近日所傳治瘟之方。劉松峰之五瘟丹。製甘草甲巳年為君、黃芩乙庚年為君、黃柏丙辛年為君、梔子丁壬年為君、黃連戊癸年為君、香附去淨毛、蘇葉風頭者、蒼朮米泔浸、陳皮以上四味為臣、雄黃另研細、硃砂另研細、製甘草法立冬日取大青竹一頭。截去節一頭。留節納生甘草於內。蠟封口。浸糞坑中。冬至取出。曬乾聽用。前甘草五味。當以某年為君者多。臣數之半。如甘草二兩。則此外八味。止用一兩。雄硃二味。又減半。止用五錢。於冬至日。將甘草等九味。為末。雄硃另研。以一半入甘草等藥末中。為丸。留一半為衣。再用飛金為衣。大人服者。丸如梧子。小兒服者。丸如黍米。雪水生蜜為丸。而東服五十九丸。病輕日淺者。

一服愈。病深日久者。三四服愈。忌一切厚味。此方兼治暑月一切熱症。又解痘疹毒。有力之家。製丸施人。功德無量。至於避瘟之法。用乳香、蒼朮、細辛、甘草、芸香、白檀香爲末。棗肉丸。焚之。又以貫衆浸柵房水缸用之。又雄黃二兩。丹砂、鬼白石、菖蒲各一兩。共爲末。井水調和。塗五心及額上、鼻中、耳門。辟瘟甚驗。若入瘟家。以蕪油塗鼻孔。出再取嚏。則不染。皆善法也。而握要之法。則如張景岳所云。必節慾節勞。仍勿忍飢而迎其氣。尤爲得之。

常州余師愚霖客中州時。父染疫。爲羣醫所誤。及奔喪歸。視諸方皆不外治傷寒之法。思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於世。稍釋隱憾。因讀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熱。味淡而薄。能表肌熱。體沉而降。能泄實熱。恍然大悟。非此不足以治熱疫。遇有其症。投之無不獲效。歷三十年。活人不少。遂著疫症一得二卷。於乾隆五十九年。自序刊行。大旨謂吳又可辨論傷寒瘟疫甚晰。如頭痛發熱惡寒。不可認爲傷寒表症。強爲熱汗。徒傷表氣。熱不退。又不可下。徒損胃氣。斯證已得其奧妙。惟於從口鼻入。不傳於胃。而傳於膜原。此論似有語病。至用達原諸承氣。猶有附會表裏之意。惟熊任昭首用敗毒散。去其瓜牙。繼用桔梗湯。用爲舟楫之劑。退胸膈及六

經之熱。確係妙法。余採用其法。減去硝黃。以疫乃無形之毒。難以當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搗其窠巢之害。而十二經之患自易平矣。其方名清瘟敗毒散。藥用生石膏、大劑六兩至八兩中劑二兩至小生地至五錢小劑二錢至四錢、烏犀角、大劑六錢至八錢中劑二錢至四錢小劑一錢至錢半、生梔子、桔梗、黃芩、知母、赤芍、元參、連翹、竹葉、甘草、丹皮。以為疫症初起。惡寒發熱。頭痛如劈。煩躁譫妄。身熱肢冷。舌刺脣焦。上嘔下泄。六脈沉細而數。即用大劑。沈而數者。用中劑。浮大而數者。用小劑。如癰一出。即用大青葉。量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內化外解。濁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視升提發表而愈劇者異矣。其所載治驗。俱用石膏數兩。犀角、黃連數錢。歸安江筆花醫鏡載治一時疫發癰。用石膏至十四斤而癰始退。蓋即用其法也。近陳載庵亦仿之而獲效。王學權重慶堂隨筆云。吳又可治疫主大黃。蓋所論濕溫為病。濕為地氣。即仲聖所云濁邪中下之疫。濁邪乃有形之濕穢。故宜下而不宜清。余師愚治疫主石膏。蓋所論者暑熱為病。暑為天氣。即仲聖所云清邪中上之疫。清邪乃無形之燥火。故宜清而不宜下。二公皆卓識。可為治疫兩大法門。允哉言乎。

# 痧

陳載庵云。痧症全書中滌痧丸。失載其方。余訪得之。卽是龔雲林萬病回春所載白虎丸。用千年石灰。刮去雜色泥土爲末。水飛過。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九。再視病輕重加減。燒酒送下。此藥順氣散血。化痰消滯。治青筋。北方謂之青筋初覺頭疼惡心。或腹痛。或腰疼。或偏身作痛。不思飲食。卽進一服。當時血散而愈。若用砭刺之法。耗損其血。不若此方之神妙。松峯說疫亦採此方。謂霍亂痧脹皆治之。惟用冷水冷茶送。隨症變通可耳。又治心腹痛。及婦人崩漏帶下。或久患赤白痢。并一切打撲內傷。血不能散。服之皆大效。載庵言以此藥施人治痧症。獲效果捷。千年石灰不可得。用古墓中石灰可也。

長洲龍柏青霏。脈藥聯珠。謂痧脹之症。多屬奇經。蓋奇經爲十二經之支流也。五臟之清氣不升。六腑之濁氣不降。譬猶五湖四瀆。浸溢泛濫。盡入江河。而清濁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擾混。流蕩不清。井俞壅塞。故其病有痧脹之名。痧脹者。猶沙漲也。痧脹總由十二經清濁不分。流溢入於奇經。而奇經脈現。則爲痧症也。邪氣

滯於經絡。與臟腑無涉。不當徒以藥味攻藏府。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經絡既通。然後用藥。始堪應手。其論痧症屬奇經。未經人道。理實確而可信也。

咸豐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弔脚痧。吐瀉腹痛。足筋拘急。不卽救。一二時卽死。傳有外治神方甚驗。好善之家。製藥施送。救人不少。乾霍亂症亦可治。七年八月。運司河下。劉某患絞腸痧。勢甚危險。其隣某知柴埠橋邊夏家有此藥。急往乞取。治之立愈。余目擊其效。真神藥也。茲錄其方。并載藥價。有力預備濟人。功德無量。

麝香五錢錢十母丁香一兩錢一 檳榔去皮一兩二錢 生香附錢一兩 倭硫黃三兩

五錢錢二千五百 又合藥工分二百 共藥七兩五錢。每一瓶貯藥一分五釐。每十小痧藥瓶五百三個 錢六百五十。

用一瓶。病重者用二瓶。右藥研極細末。分貯小瓶。黃蠟封口。用時先將煖臍膏藥烘透。倒藥末在中間。卽向病者臍上貼住。一時卽愈。此方救病甚速。然藥性猛烈。斷不可服。孕婦忌貼。

絞腸痧卽乾霍亂。溫病條辨謂由寒濕。其驅濁陰以救中焦之真陽。方用附子乾薑等熱藥。傷寒論彙言。謂此症得之夏秋間。設或見腹痛脈沈。誤作陰寒治療。一進熱物湯茶酒藥等。卽刻悶亂而死。二說截然相反。余謂此症寒熱皆有之。醫者切宜審慎用藥。其治之之法。有不論寒熱皆可用者。外治則取委中穴。腿灣多用。

熱水急拍。紅筋高起。刺之出血即愈。內治則用馬糞年久瓦上焙乾末滾水沖服。  
一方加黃土入二三錢。不知再作服。二法皆載溫病條辨。實良方也。  
馬糞并治霍亂吐瀉余曾  
療治人

### 瘧

周慎齋曰。治瘧之法。升其陽使不并於陰。則寒已。降其陰使不并於陽。則熱已。升其陽者。是散陽中之寒邪。柴葛羌之屬。為散寒之品也。降其陰者。是瀉營中之熱邪。芩知膏之屬。為瀉熱之品也。蓋併之則病。分之乃愈也。此蓋本之王肯堂之治案。王之外祖母年八十餘。夏患瘧。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欲截之。王曰。欲一劑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辛甘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己。以石膏。知母。黃芩之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己。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劑而止。俞惺齋云。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症加減法。最為精當。是金壇得意之作。又謂李士材治程武修藍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換穿山甲。亦其善用藥處。余接近

俗治瘧多宗倪涵初。似遜此方。然以之治瘧。亦不能盡效。知病有萬變。未可執一。比見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論此最爲精當云。此案但言夏月患瘧。而不詳脈症。所用升散之藥五種。苦寒之藥三種。雖爲金壇得意之作。余頗不以爲然。後人不審題旨。輒鈔墨卷。貽誤良多。鄒潤安云。據金壇云。是使陰陽相離。非使邪與陰陽相離也。使邪與陰陽相離。猶可言。人身陰陽。可使之相離乎。斯言先得我心。余治門人張笏山之弟。瘧來痞悶欲死。以枳桔湯加柴、芩、橘、半。一飲而瘳。是調其陰陽。而使陰陽相離也。

左傳齊侯疥遂疢。顏氏家訓改疥作咳。謂說文咳二日一發之瘧。疢有熱瘧。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故爲諸侯憂。今北方猶呼咳瘧。咳音皆。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豈有患疥轉作瘧乎。余謂人之疾病無常。初患疥癬。亦所時有。若以疥爲咳。則疢爲有熱瘧。咳爲二日一發之瘧。亦何嘗無熱乎。

治瘧有謂必當用柴胡者。以瘧不離乎少陽。非柴胡不能截也。有謂不當概用柴胡者。以風寒正瘧則宜之。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而成瘧者。不可執以爲治。

也。竊謂瘧邪未入少陽。或無寒但熱。或無熱但寒。或寒熱無定候者。原不得用柴胡。若既見少陽症。必當用柴胡。以升清肝膽之熱。雖因於溫熱暑濕。亦何礙乎。

## 二一陰瘧

治三陰瘧。震澤沈詒亭慶脩傳一方。用山查、檳榔、枳殼、甜茶各三錢。於瘧發之日前二時水煎服。一劑立愈。云試多人皆驗。余謂此方藥峻。藜藿之體。及瘧初起者宜之。吳曉鉦言其六世祖山年公手稿錄存。治久患三陰瘧方。云傳自外舅朱竹垞先生者。用生何首烏八錢。生黃耆、佩蘭各四錢。水煎。臨發前服三次立愈。此方尤宜於膏粱之體。二方皆試驗。而方書中不恆見。并錄之。

## 痢

孔以立痢疾論。謂五色痢法當溫補脾腎。余治一五色痢。用溫而愈。然馮氏錦囊中有五色痢實症一條。想或有此症。余特未之見也。云云。余曾治一小孩患五色痢。口渴發熱。用萬密齋保命歌括鳳尾草方。一服即愈。此方主治赤白痢。而五色



痢亦可治。可知其功效之神。大抵五色痢有溫寒之別。錄方於此。鳳尾草連根一握。產別地俱可用。一名雞腳草。即老倉米一勺。老薑帶皮三片。葱白連鬚三根。用水三大盃。煎至一盃去渣。入燒酒小半盞。真蜜三茶匙。調極勻。乘熱服一小盞。移時再服。以一日服盡為度。忌酸味及生冷煎炒米麵點心難化等物。余按本草。鳳尾草性至冷。治熱毒下痢。治痢者確審非虛寒症。乃可用之。

痢以口渴腹痛為實熱。丹溪曰。口不渴。身不熱。喜熱手熨盪。是名挾寒。李士材曰。口渴更當以喜熱喜冷分虛實。腹痛更當以痛之緩急。按之可否。腹之脹與不脹。脈之有力無力分虛實。蓋恐人概以口渴腹痛為實熱也。然則不口渴腹痛者。果皆屬虛寒乎。又昔人謂先痢後瀉者。腎傳脾。為微邪。易治。先瀉後痢者。脾傳腎。為賊邪。難醫。余嘗持此說以臨症。遇有先瀉後痢。口不渴。腹不痛者。幾難辨其為實熱。為虛寒。後見秦皇士症。因脈治有云。濕熱痢之症初起。先水瀉。後兩三日便下膿血。濕氣勝。腹不痛。熱氣勝。腹大痛。肛門重滯。裏急後重。又云。下痢紅積而腹不痛。濕傷血分也。宜服河間黃連湯。黃連當歸甘草始悟腹不痛者。亦有實熱。而口不渴可類推矣。自後凡遇夏秋痢疾。口不渴。腹不痛。而裏急後重。痢無不裏急後重小便少。脈數

者。一以河間法治之皆效。

白槿花治赤痢甚效。余於杭郡學署植數株。秋間花開繁茂。凡患赤痢者。以花五六朶置瓦上炙研。調白糖湯服之皆愈。荷花池頭陳某秋間下痢月餘。諸藥不效。已就危篤。亦以此方獲愈。採花晒乾。藏之次年治痢亦效。

治噤口痢方。用人參脂黃連薑汁石蓮肉炒二分水煎緩服。此方胃氣虛者宜之。

若熱毒盛者。尚宜酌用。華治老少下痢。食入即吐。用白蠟方寸匕。鷄子黃一個。石蜜苦酒也即醋。髮灰黃連末各半。鷄子殼先煎蜜蠟苦酒。鷄子黃四味令勻。乃納連。

髮熬至可丸乃止。二日服盡。神效無比。李瀕湖謂此方用之。屢經效驗。乃諸家方。

書罕見採錄。知良方之見遺者多矣。陳氏藏器治小兒痢。用鷄子和蠟煎。蓋本此。

方之意。然不若此方用藥靈妙也。咸豐八年八月。羅鏡泉患赤痢月餘。諸醫用溫。

補藥。日就沈重。延余治之。詢知體倦頭眩。不思飲食。腹不甚痛。診其脈右關沈數。

有力。餘脈皆虛。余謂尚有積滯在內。因用補太早。鬱而不泄。然遷延逾月。體倦頭。

眩。神已憊矣。未可峻攻也。乃用生地炭二錢。白芍二錢。歸身炭七分。地榆炭錢半。

荊芥穗五分。炒槐米一錢。丹皮炭一錢。酒炒黃芩一錢。製厚朴六分。麩炒枳殼一。

錢。山查錢半。神麪二錢。蛀黑棗二枚。服三劑。痢止能食。改方調理而痊。按此症初起。腹不痛。口不渴。是以皆主溫補。特未曾讀秦皇士之書故耳。

### 瀉

七味白朮散。治小兒久瀉脾虛者最靈。震澤泥水匠賀鳳山孫二歲。泄瀉兩月。身熱少食。面色痿黃。夜睡時驚。幼科用青蒿扁豆二苓厚朴枳殼陳皮等藥。日就危篤。求余治之。令服七味白朮散。黨參二錢 焦白朮扶苓二錢 炙甘草四分 木香四分 煨葛根四分 藿香七分 煨薑三分四劑。瀉止身涼。改方去葛根。加炒扁豆二錢。炒苡仁三錢。砂仁三分。桔梗四分。四劑全愈。

### 疝

四苓散治疝有極驗者。周克庵於丁巳歲病痰火痊後。忽舉丸起塊如雞卵。堅硬重墜不能行。始服治疝藥。如川棟子、荔枝核等。反作痛。自揣是歲寓吳江時。常於酒後至茶肆。飲茶過多。殆水氣流入膀胱所致。與肝經無涉。改服四苓散。泄瀉數

次而疝全愈。

### 咳嗽

客塵醫話云。咳嗽大半由於火來尅金。謂之賊邪。最難速愈。因風寒外襲。而內生實火。急宜瀉之。若失於提解。久之傳變生疾。誤服陰藥。反成勞瘵。此數語甚的。又云。如果係虛火。惟壯水一法。但養陰之藥。又皆阻氣滯痰。是在治之者靈也。如生脈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之類。最爲妥當。余按金水六君煎。景岳以治肺腎虛寒。水泛爲痰。而景岳全書發揮。訾其立方雜亂。二陳地歸且謂水泛爲痰。而用二陳。於理不通。當用地黃湯。至壯水之法。六君湯亦非所宜。薛生白有案云。此由金水不相承挹。故欸久不愈。切勿理肺。肺爲嬌藏。愈理愈虛。亦不可泛然滋陰。方用整玉竹。川石斛。甜杏仁。生扁豆。北沙參。雲茯苓。迴勝於生脈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余仿此以治久嗽陰傷。無不獲效。

咳嗽有寒熱之別。不可誤治。感寒者。鼻塞流涕。或微惡寒。宜服生薑。葱白。日二常服。挾熱者。夜嗽較甚。喉癢。口或微渴。宜服淡鹽湯。可常服代茶初起服此者。不致久延。

余家用之恆驗。

噎

名醫類案載。絳州僧病噎不能食。語弟子死後可開胸喉。視有何物。弟子開視得一物似魚而有兩頭。置鉢中。時寺中刈藍作靛。取置鉢中。蟲遂化爲水。自是以靛治噎疾多效。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以爲此乃生瘕。非五噎比。後人因以藍治噎誤矣。蓋噎亦有因瘕而成者。藍能療之。未可以概治噎症也。按續名醫類案載。武昌僧患胃脘痛。其徒亦患之。師死。遺命必剖視吾心。果於心間得細骨一條。長七八寸。形如簪。插瓶中供師前。偶有貴客至。殺鵝取骨挑鵝喉。凡染鵝血處卽化。徒飲鵝血數日。胃疾竟除。此與絳州僧事相類。考本章鵝血治噎膈反胃。張石頑醫通備述其法。僧之胃痛而生骨。殆亦噎類耶。然則鵝之功用。實勝於藍矣。明蔣儀用藥鏡拾遺賦注云。噎膈翻胃。從來醫者病者羣相畏懼。以爲不治之證。余得此劑。十投九效。不啻如饑荒之粟。隆冬之裘也。乃作歌以誌之。曰。誰人識得石打穿。綠葉深紋鋸齒邊。闊不盈寸長更倍。圓莖枝抱起相連。秋發黃花細瓣五。

結實扁子鉞刺攢。宿根生本三尺許。子發春苗隨弟肩。味苦辛平入肺臟。穿腸穿胃能攻堅。採掇花葉搗汁用。蔗漿白酒佐使全。噎膈飲之痰立化。津嚙平復功最先。按石打穿本草罕見。至本草綱目拾遺始載其功用。然世人識之者鮮。卽或識之亦未必信而肯服。余謂噎症初起。莫如醫學心悟之啓膈散。又祕傳噎膈膏。程杏軒醫述以爲效如神丹。人乳牛乳蘆根汁人參汁龍眼肉汁蔗汁梨汁七味等分惟薑汁少許隔湯燉成膏微下煉蜜徐徐服至顧松園之治膈再造丹。謂能挽回垂絕之症。見今書門有此數方。何事更求僻藥乎。噎膈之症。定州楊素園大令藜照所論最爲詳核。見於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中。備錄於此。此證昔與反胃混同立論。其實反胃乃納而復出。與噎膈之毫不能納者迥異。卽噎與膈亦有辨。噎則原能納穀。而喉中梗塞。膈則全不納穀也。至爲病之源。昔人分爲憂氣。恚食。寒。又有飲膈。熱膈。痰膈。蟲膈。其說甚紛。葉天士則以爲陰液下竭。陽氣上結。食管窄隘使然。說本內經。最爲有據。徐洄溪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其已成者無法可治。其義亦精。然以爲陰竭而氣結。何以虛勞症陰竭致死。而陽不見其結。以爲陰竭而兼憂愁思慮。故陽氣結而爲噎。則世間患此者大抵貪飲之流。尙氣之輩。乃絕不知憂者。而憂愁抑鬱之人。反不患此。此說

之不可通者也。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似矣。然本草中。行瘀化痰降氣之品。不一而足。何竟無法可治。此又說之不可通者也。余鄉有治此者。於赤日中縛病人於柱。以物撬其口。抑其舌。卽見喉間有物如贅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刃鉏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困頓。累日始愈。以其治甚險。故多不敢嘗試。又有一無賴。垂老患此。人皆幸其必死。其人恨極。以紫藤梗拘探入喉中。以求速死。嘔血數升。所患徑愈。此二人雖不可爲法。然食管中的係有形之物。阻扼其間。而非無故窄隘也明矣。又獻縣人患此臨危。囑其妻剖喉取物。以去其病。比死。其妻如所誠。於喉間得一物。非骨非肉。質甚堅韌。刀斧莫能傷。擲之園中樹上。經年亦不損壞。一日其子偶至園中。見一物黏綴草間。栩栩搖動。審視。則其父喉中物也。異而佇目半日許。物竟消化。遂採其草藏之。有病噎者煎草與飲。三啜輒愈。遂以治噎擅名。如是者十餘年。後其草不生。始止。是世間原有專治此證之藥矣。余臆度之。此症當由肝過於升。肺不能降。王孟英云。片言斷定。卓識真不可及。血之隨氣而升者。留積不去。歷久遂成有形之物。此與失血之證同源異脈。其來也暴。故脫然而出。爲吐血。其來也緩。故流連不出。爲噎膈。湯液入胃。已過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故不效。其專治此症。

之藥。必其性專入咽喉。而力能化瘀解結者也。昔金谿一書賈患此。向余乞方。余茫無以應。思韭葉上露。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自知醫。聞之甚悅。遂煎千金葦莖湯。加入韭露一半。時時小啜之。數日竟愈。王猛煥云。

吐

千金方治粥食湯藥皆吐不停者。灸手間使穴三十壯。穴屬手厥陰。在掌後三寸。今人罕知用此法者。治吐湯藥。虞天民方最善。用順流水二盞煎沸。湯泡伏龍肝。研細攪渾。放澄清取一盞。入參苓白朮各一錢。甘草二分。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麩一錢。陳米一合。加薑棗同煎至七分。稍冷服。別以陳米煎湯時時嚥之。此法治胃虛不能納食者皆效。又黃退庵治胃陰受戕。納食即吐者。用人乳同糯米飲緩緩服之。亦應驗如神。

頭痛

頭痛屬太陽者。自腦後上至巔頂。其痛連項。屬陽明者。上連目珠。痛在額前。屬少



陽者。上至兩角。痛在頭角。以太陽經行身之後。陽明經行身之前。少陽經行身之側。厥陰之脈會於巔頂。故頭痛在巔頂。太陰、少陰二經雖不上頭。然痰與氣逆壅於膈。頭上氣不得暢而亦痛。其辨之之法。六經各有見症。如太陽項強腰痛。陽明胃家實。少陽口苦咽乾目眩之類是也。高士宗醫學真傳言頭痛之症。祇及太陽、少陽、厥陰、疏矣。

### 脅痛

脅痛當辨左右。有謂左爲肝火或氣。右爲脾火或痰與食。丹溪則謂左屬痰血右屬痰。有謂左屬肝。右爲肝移邪於肺。余觀程杏軒治脅痛在右而便閉。仿黃古潭治左脅痛法。用栝萸一枚。甘草二錢。紅花五分。神效。以栝萸滑而潤下。能治插脅之痛。甘草緩中濡燥。紅花流通血脈。肝柔肺潤。其效可必。是肝移邪於肺之說爲的也。又觀薛立齋治右脅脹痛。喜手按者。謂是肝木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則爲脾爲肺。固一以貫之矣。

### 腹痛

醫書言腹痛者。中脘屬太陰。臍腹屬少陰。小腹屬厥陰。此指各經所隸而言。然不可執一而論。凡傷食腹有燥屎者。往往當臍腹痛不可按。或欲以手擦而移動之。則痛似稍緩。凡驗傷食舌胎根色黃而濁仲景傷寒論有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可以爲證。

## 肝病

今人所謂心痛、胃痛、脅痛。無非肝氣爲患。此有虛實之分。大率實者十之二。虛者十之八。余表兄周士熙弱冠得肝病胃痛。醫用疏肝之藥。卽止。後痛屢發。服其藥卽止。而病發轉甚。成婚後數月。痛又大發。醫仍用香附、豆蔻、枳殼等藥。遂加劇而卒。蓋此症初起。卽宜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飲。魏玉橫一貫煎之類。稍加疏肝之味。如鱉血、炒柴胡、四製香附之類。俾腎水涵濡肝木。肝氣得舒。肝火漸熄。而痛自平。若專用疏洩。則肝陰愈耗。病安得痊。余嘗治鈕君村學博福釐之室人肝病。脈虛。得食稍緩。用北沙參、石斛、歸鬚、白芍、木瓜、甘草、雲苓、鱉血、炒柴胡、橘紅。二劑痛止。後用逍遙散加參、歸、石、斛、木、瓜。調理而愈。

趙養葵醫貫。徐靈胎砭之是矣。然觀其治木鬱之法。先用逍遙散。繼用六味地黃湯。加柴胡芍藥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此實開高鼓峰清水滋肝飲之法門。六味身白芍柴胡山梔大棗以治肝胃等症血少者加味逍遙散加生地再傳而魏玉橫之治脅痛用一貫煎。沙參麥冬枸杞川棟子口苦燥者加酒蓮葉天士之治腕痛用石決明阿膠生地枸杞子茯苓石斛白粳米等以養胃汁則又化而裁之法益詳備。學者不可忘所自來也。

魏玉橫曰。帶濁之病。多由肝火熾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氣。氣弱不能散布。爲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輸膀胱之州都。本從氣化。又肝主疏泄。反稟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絕。使但屬胃家濕熱。無肝火爲難。則上爲痰而下爲瀉耳。葉天士曰。肝主疏泄。侮所不勝。故亦下利。余嘗治下利。但平肝而得效。余嘗遵此法治素有肝痛病而下利脈弦者果效。是則肝之主病甚多。司命者不可不察也。

何西池曰。百病皆生於鬱。與凡病皆屬火。及風爲百病之長。三句總祇一理。蓋鬱未有不病火者也。火未有不由鬱者也。第鬱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此又可爲肝病多之一證。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悲勝怒。恐勝喜。怒勝思。喜勝憂。思勝恐。此卽五行生剋之理也。古賢治病。若文摯之怒齊王。華元化之怒郡守。皆宗此旨。戴人丹溪治案尤多。然亦有不拘剋制之說者。如邵氏聞見錄云。州監軍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當得悻卽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向所憚也。允與子請於宋卿。一造問。責其過失。監軍惶怖出。疾乃已。此恐勝憂。簪雲樓雜記云。鹿邑李大諫。世爲農家。獲售於鄉。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宵旦不休。太醫院某。令家人給其父曰。大諫已歿。其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佯爲郵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其父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此悲勝喜也。蓋醫者意也。苟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 不寐

韓飛霞謂黃連。肉桂能交心腎於頃刻。震澤毛慎夫茂才元勳。嘗用之而奏效。某年四十餘。因子女四人痧痘連綿。辛勤百日。交小暑後。忽然不寐。交睡則驚恐非常。如墜如脫。吁呼不寧。時悲時笑。毛診之。謂由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乃心腎

不交之症。用北沙參、生地、麥冬、當歸、遠志、炙草、白芍、茯神、川連二分、肉桂一分。以甘瀾水長流水。湯之萬。編為甘瀾水。先煮秫米一兩。去渣。將湯煎藥。服之全愈。毛居黎里鎮。讀書三十年。中歲行道。名著一時。

汪春圃純粹醫案。亦有以黃連、肉桂治不寐症者。丁俊文每日晡後發熱微渴。心胸間怔忡如築。至晚輒生懊懣。欲罵欲哭。晝夜不能寐。諸藥不效。延至一載有餘。汪診其脈。左寸浮洪。兩尺沉細。知屬陰虧陽盛。仿靈樞秫米半夏湯。如法煎成。外用肉桂三錢。另煎待冷。黃連三錢。另煎乘熱同和入內。徐徐溫服。自未至戌盡劑。是夜即得酣睡。次日已牌方醒。隨用天王補心丹。加肉桂、枸杞、鹿膠、龜膠等味。製丸。調理全愈。偶從杭城沈雨溥書坊。購得醫學秘旨一冊。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嘗治一人。患不睡。心腎兼補之藥。徧嘗不效。診其脈。知為陰陽違和。二氣不交。以半夏三錢。夏枯草三錢。濃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補心等藥而愈。蓋半夏得陰而生。夏枯草得至陽而長。是陰陽配合之妙也。書係鈔本。題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許人。識以俟考。

不寐之症。由於思慮傷脾。繁冗勞心者。非專恃醫藥可治。老老恆言。謂不寐有操

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著。乃不紛。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游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余謂二法之中。縱法尤妙。蓋操則心猶矜持。未極恬愉之趣。不若縱之游行自在也。特恐稍涉妄想。卽難奏效。尤當寓操於縱爲佳。余師歸安沈鹿坪先生焯。官台州教授時。因閱文繁勞。患怔忡不寐。有人傳一法云。每夜就枕後。卽收斂此心。勿萌雜念。惟游思於平素所歷山水佳處。任情一往。定而能靜。久而久之。心漸卽於杳漠之中。則不期寐而自寐矣。如法行之獲效。是其能得縱法之要者。

冷廬醫話 卷三 不寐

